

長情小說

夢魷巫鬼

上海

進步書局印行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第一輯

出 版

全書八十冊

定價洋八元

本局筆記小說大觀第一輯

出版辱蒙 各界歡迎第二

輯共輯得二十種甄選尤精

均係孤本藝林文士欲見之

而不得者久矣准十二月底

出版三四輯已在印刷中

售 代 局 華 中 省 各

- 棗林雜俎 堅瓠集  
湧幢小品 笑笑錄  
舌華錄 漫遊紀略  
虞初新志 蟻鳴漫錄  
南嶺桔語 淞南夢影錄  
聞見異辭 春在堂隨筆  
千百年眼 香祖筆記

## 哀情

# 夢鵝靈

同爲小說。而寫情最難。同是寫情。而哀情尤難。紅樓夢亦哀情小說。閱之不覺其迷悶。寡興味者。以作者善寫也。是書敍鄭劉二美。湖中常生一椿公案。通脫處如湘雲。謹嚴處如妙玉。纏綿處如黛玉。晴雯激裂處如探春。熙鳳中間插喜子墜兒秋。芙蓉升一般人物。則又如劉老老。傻大姐等。爲書中必不可少之配角。是能學曹雪芹以快樂之筆。寫哀怨之情者。非近今各小說家所能勝。文筆典雅。猶其餘事。

小哀情  
靈鵠夢

錢塘蔣景緘著

第一章

春風乍歸紅麌欲死空庭寂寞黃月迷離愁雲一角低暉文窗半掩之小樓樓中燈影幢幢照其四壁琴書黯淡作灰白色飢鼠窮狐出走案上啜飲研池墨汁其聲吱吱格格悽厲動人苟非壁間時計鉦鏗與臥榻之鼾聲間作則此間沈闕大類幽宮幾疑非復生人境地

榻製精雅勝常竟體文檀雕鏤生物維妙維肖飾以淺碧綃帳如春水之微波顧塵迹蛛絲迺淹滯於微波之上而華宛之觀遂生黯敗榻中之人以面向壁掩衾自覆袍褶猶露榻側蓋雖華胥闌入而外衣弗謝儼露百無聊賴偎影自溫之概樓外幽篁一徑枝柯沈穆簌簌之響並輶意瀟湘妃子亦知主人就枕

弗欲送其愁聲也。悄冥之中。樓下忽起細碎之繁響。繼而漸近梯次。窣窣以上。而虛局之樓闌已有指聲。約略彈於其上。移時復作榻中人迄。弗一應。卽聞柔膩之聲喚曰。天愁！君已眠乎。語時微噓。其氣似不勝。其哀怨者。此時扉忽自啓。一婉妙之女郎躍現於昏翳燈光之下。女郎鬟雲。顰額中分。爲三角形。映其頰際。頰霞嬌艷。欲絕所曳輕衫。白於鶯羽。下裳青翠。作竹子色。深覆蓮鳥。彌增秀媚。女入樓趨近案側。先燃燈焰。使之明顯。拂其寫底苔迹。指榻中以微語曰。可憐風味阿儂。嘗之已饜。天愁！天愁！！君其知之否耶。語際。榻中之人忽作囁語。呼曰。吾摯愛汝。吾焉不知汝之辛苦。汝奈何珊珊來遲。不與人以可近之隙乎。於是歛然起坐。張手向空。作擁抱狀。瑩瑩淚點。自其朦朧眼簾而出。滴瀝襟上。晶瑩可鑑。而泣聲作矣。

此人爲一溫婉之少年。面目清癯。頗弗稱。其綠鬟語時微作嗽聲。聲沈澁。不揚。知其罹於肺病者久也。少年發語之時。女郎側耳傾聽。足不期而自捷。已迺趨。

於榻側出其纖腕。搴帳兀立。少年似已睹其戾止。遽舒掌力握其腕曰。吾愛！今夕何夕。迺獲相遘。吾將與卿共傾家釀。並坐良宵。痛瀉胸中積愫。毋使中庭丸月。憫我孤檠鏡臺。嬌花笑人。獨宿也。女郎聞語。俛首拈帶。喜紅暈於臉側。不知所答。少年復曰。吾自卿之棄我而逝。自謂今生緣分已等電光石火。無蹤迹。可尋。何圖良覲。尙在人間。此時此景。眞耶夢耶。吾且拭吾倦眼。詳爲諦眎。就令果爲夢境。而夢痕亦得永於腦底。可於晝長人靜時。閉戶凝想。尋此蛛絲馬跡。所謂愉快之境。將長於夢中。索之也語未絕。復失聲。長號哀音。四達。女郎爲聲。所震却立。數步外。微頓纖趾。曰。嗟乎君如此。風魔直以儂爲玩物。請自今永永不面。與君斷絕往來矣。少年曰。吾之哀傷。充塞腸府。上至喉管。非樂吾弗能哭。非哭吾弗能樂。蓋哭卽吾之眞樂。卿乃以爲足厭耶。言時強笑。以抑其哀而哭。聲乃如輶泣。女郎於是復前。近其身際。少年果拭目睫。眈眈注眎。自其履際。直至面部。如操姑布子。卿之術。女郎方滋慚怍。欲致沮尼。少年忽亦頓足曰。嗟乎。

！吾真處於夢境。卿乃玳娥。非紅娟耶。噫嘻！吾乃真處夢境。適時之樂祇成泡影。吾心霜雪。又紛紜雜遝。至矣。於是迴面拭涕。喟喟啜啜。如女子女郎顏色。慘變。俛首至臆。幾若無以自容。

## 第二章

少年常氏。字曰鄉施。浙人而旅廣陵者也。好讀書。而詆文人爲無用。喜任俠。而薄烈士。以弗爲長日。鬱鬱閉戶。自蟄嗜酒。酒酣輒哭。哭已而臥寢。而復哭。或自夢中哭醒。比鄰苦其囂。弗顧也。以是謐之。曰狂。曰顛。曰風魔。鄉施曰。是均不當。吾愁爲天所畀。呼我天愁可矣。天愁故舊家子恒言。世界離離。無地容其託足。而其坎坷之身世。尤不足爲外人道。以是歛憂。韜恨。獨處小樓。如管寧之居遼左。其所齎之愁。恨天愁。不自言。以新移居至揚。人亦無知之者。是時革命之事。方起。點捕風影者。以其蹤跡異。又無家室。或竊疑爲黨人。偵之。無所得。意乃寢。倦天愁。蓄一僮。以給奔走。餘則伴人者。几榻琴書耳。天愁初移居時。家具服用。

絕奇麗。此少年則聽其窳敝損失無所惜。而其衷衣常襲一葛衣短衫汗垢汚膩。大類臨功司馬相如之所着。天愁寶之雖暑弗却。或與此衫對語已則代衫答詞似謂衫可通靈者。僮習窺之初引以爲曠料久與俱化。雖胡盧弗事矣。

居久之常氏東鄰有一新移家而至者。初蒞時勢頗烜赫。門外車騎常如織行徑。大類處要津。其家主人曾於常氏投刺署其名曰鄭國華。天愁亦報以刺。初不識其室有何人。人執何業也。天愁固喜夜哭。鄭氏之垣與樓近。時聞笑語之聲踰垣至此。嚎啕而彼愉樂。各弗以爲怪。一夕方值秋仲。樓外月明如晝。天愁所居之樓外桐搖風韻竹瀉金波。幽蟲唧唧繞砌下如泣如訴。天愁仰首向空。左持酒盃右執詩卷。微吟閒坐悲君之什。傾酒喉際縱聲一哭。宿鳥驚起竹梢涼露簌簌墮落及其盃中。覺清淚與露珠相和晶瑩如鑽。天愁復呼僮取酒罍。至舉樽傾注連罄數器。磔磔笑曰快哉此慟笑時淚皆舒展似又欲墮。僮兀立如癡。拭其朦朧之服曰吾主此聲勝於宵柝。苟或怯膽惺忪者將驚魂出舍矣。

天愁曰汝盍仿吾之聲俾傾我耳則吾心滋快。僮曰小人喉音昨受感冒痰涎瀲瀲上下實不能唱此大江東去尙乞主人恕我言未已忽回首外矚曰吾主試一注意主之同調至矣天愁方呵其妄而哭聲隱隱自空而至其聲激烈柔媚哀感動人天愁哈曰確矣此何爲者噫是聲蓋出於鄭氏其家日夕喧囂樂且無藝今胡至是必有異嗟乎此時夜靜不能令汝往探之也僮曰吾家樓上勢能瞭彼中庭盍姑審視當得其狀天愁故短眎乃籠金綠之鏡藉資眺遠然夜殊於晝仍苦無效第見鄭氏庭中有人蹀躞往來其所動作略不可辨廢然掩窗擁衾而臥翌晨僮已探得其實犇告主人曰是家昔令人羨今令人憐嗟乎彼筦筦之母女僅隔一宵而哀榮與貧富迥異主人聞之亦爲心惻乎天愁憬然動色曰汝所言者卽爲比鄰之鄭氏乎僮立領其首曰然此家主人向以遊幕橐筆燕冀傭於達官之門妻一女一以主人爲某當道耳目俸給優厚聲勢赫奕故嬉不知愁日惟處於驕佚不謂昨得警電謂主人新納一妾以縱

欲故倉猝暴斃靈櫬不歸奴僕星散其新妾亦挾資逃母子既處異鄉而財幣之來源又絕驚聞是耗如墮深淵是以悲耳僅且言且爲之嘆息天愁亦咨嗟弗已。

### 第三章

當天愁主僕問會翌日鄭氏之門薄暮弗啓門內嚶嚶啜泣繁聲間作纏綿不息自其門際窺之有一縞素之中年婦人孤坐廳次掩面哀號旁立小婢隨聲附和似於無聊之中爲之應其節奏者小婢之外無復空谷足音矣婦人悲鳴竟夜喉音哽塞不能更揚而痛極就量則其哭輒止醒乃復垂淚眼如是者再四蓋此爲鄭之主婦劉氏新賦寡鵠者也哭量之暇忽聞門外亦有哭聲大作響徹庭際雖以此婦心緒之紛耳鼓亦爲一震即顧婢曰墜兒吾家落寞如此何圖尙有吊客詣門其聲之哀逾越尋常必爲稔者客汝其啟眎爲誰氏也婢噭聲應門門啟一少年闊然入行步欹側而淚皆盈睫餘哀似猶可掬劉睨其

面初不相識。忍淚問客姓氏。少年曰僕與夫人比屋而居。賢夫鶯遷至此時。曾相枉過。蓋以善哭著名之狂生。天愁夫人弗知之耶。此婦俛首若有所思。已而曰吾家痛遭慘劇。心緒蓬蓬如亂絲。唐突高鄰。幸勿責天愁。唯唯既睹庭院荒涼簾櫳幽悄。堂上空懸總帳。紙錢灰動。如有幽靈隱現其際。天愁慨然歎曰。華屋山邱。主人何往。大哉生死。動者息矣。言已不覺失聲。引吭長號。復如前狀。此時後堂哭聲亦起。雖未睹面。而音韵滑烈。知爲鄭女。劉聞聲謂天愁曰。余願先生母痛余女紅娟。聆其父耗。蓋幾愁死。弗能更聞哀音也。言時復自語曰。吾爲渠故。亦將自節其哀。嗟乎。吾之母女。自今爲相依之卯距矣。

於是天愁輟哭。詢其身世。此婦涕泣自陳。羈棲異地。無戚鄙相往來。驟失橐砧。粒米之罄。翹足可待。於是酸辛之淚。復隨聲俱下。天愁睹其慘狀。悄然動容。迺探懷出銀幣十。上之劉曰。僕在比鄰。誼當通其有無。緩急今願以此少助資斧。夫人勿却也。劉艴然曰。吾與先生居同里。閑夙昔曾無一面。茲無故以利相啖。

殊非先生所宜出。蓋吾家雖空匱，斷不敢享。有非分先生休矣。須知窮嫠不受人憐也。問富之際，忽有歎聲作於屏後。一女郎，縞衣素裳，以手招劉狀。殊勿迫。劉與天愁共語，無暇旁睇。竟弗及睹。女不耐出立屏外，謂天愁曰：「儂觀先生亦爲寒士，胡能解囊貽我母女？」且儂家窘境，今始開幕。先生雖具高誼，胡能常給無已？姑璧之天愁，凝睇女面，玉淚雙痕，尙餘眼底而天然。斌媚不爲所掩，眼波瑩瑩，隱含英氣，度非尋常女子所可及。天愁神爲之眩，不知措詞，何若口中期艾。似有所語，而欲求片言之入聽，竟不能得。女復舒其淚眼，立而言曰：「先生時不早矣，在理當返駕。寒家旣無男子，瓜李之嫌，固宜深避。母爲久留滯也。」天愁微窺女之顏色，凜然不可輕犯。前此艷羨之念，爲之冰冷。劉復取其相贈之銀幣，授諸其手。曰：「先生請姑收此。後此倘欲相需者，當再商假也。」天愁知不可強，怏怏而返。旣出，微聞女責其母曰：「是人素以狡黠著。母何故納之門內？」語至此，其下遂不可復聞。天愁悵悵返其樓居，對燈獨坐追憶今日所遇，旣服女郎持

己之嚴復怨其詆己爲黠者悵惘終宵不能成寐並其哭泣之課亦荒不治矣。

第四章

天愁平日恒不出戶蟄伏自晦其履罕與街石相觸自賭紅娟後日必巡於鄭氏之門者數次自遭女斥欲修摳衣之禮冀更一面輒中懾而止陰念卽自剖白而彼姝堅執度必不能我信於是鬱鬱若有所失無能自遣服役之童子每屆操作則必受呵責童子自言其口如磁而詈譴之來如鉄屢試皆應無憂或爽一日天愁蚤起呼僮入市市餅餌去可一句鐘仍以空具返天愁駁甚怒斥之僮進言曰吾主勿聲奴今探得一佳消息來自謂可以受賞主人亦願聞之乎天愁曰汝試言之苟無可賞之價值則將餉汝以鞭策僮晒不答天愁迫追語僮驟言曰可賀哉主人茲者女吳道子假丹青以自給吾主曷不藉是託微波以通辭乎此語甫出天愁亟攬曰若所言得毋鄭家姑娘榜其門以鬻畫乎僮噭應之曰是也天愁躍然曰信乎曰烏敢誑主人者蓋奴所以誤主人之晨

餐者亦以觀此姑娘繪一散花天女眉目栩栩欲活因詳識其究竟是以遲耳天愁聞是言色然喜卽探懷出銀幣數事授僮曰姑以是予若他日俟有好音行再厚賚汝也雖然余將往視之語已乃著衣下樓急步以進比及鄭氏果見求畫者接踵於門天愁乃逡巡入見女坐廳事含毫吮墨旁若無人其母酬對來客收納畫值婢則研朱勻粉兼司奔走之役舉室三人幾無片刻甯息天愁旣入女卽擲筆起謂之曰常君儂殊慚見君子自遇君後不及旬日儂家之炊煙常斷乃從事翰墨於繪事中求生活先生得毋晒我乎是時女吐詞滂沛略無所怍舉前日之凜凜禮防者一變而爲灑脫先後判若兩人天愁得此周旋之語寸衷驚喜不啻頓膺九錫因立近畫案側諦觀所繪曲致諛詞乃曰女士體物惟肖妙於寫生卽起十洲六如亦蔑以過此眞天仙化人以筆墨遊戲人間者適所語抑何謙遜乃爾耶女聞言忽若不豫慨然曰儂之畫筆初非取法仇唐昔人曾以古篆隸寫入峯巒自謂獨到儂嘗竊師其意每遇秦碑漢帖刻

意撫其精神施之肩髮衣褶自魏以降悉所吐棄何圖君號知言而所論若此良非儂所能解矣天愁聞其自陳心得所言悉誇誕無倫不贊其說然亦不敢逆詞以忤意乃唯唯謝過自承謙陋女喜復從事於毫楮第聞筆沙沙作響頃刻已盡十數幀乃顧天愁笑曰儂第求神似而一切描頭畫角伎倆迄所不屑否則焉能若是之速天愁適因誤抑爲揚受斥已甚至是雖過量之諛詞亦弗敢道唯屢領其首以示服膺旋女覽時計已近午初乃謝客閉關獨留天愁與己晤對天愁遂囁嚅致詞曰僕今有求於女士未審涉於唐突否女輒然曰昔日之儂嘗自居爲女子今日之儂已自命爲男兒六合之內五洲之中舍夫婦居室之事不可入儂耳鼓外餘則君恣言之儂不汝怪也言次目睨天愁以待其發言天愁諾之於是欲言而止者三遲延至數分鐘之久

第五章

女郎睹天愁之囁嚅意頗不耐駢其纖指擊當前之畫案曰先生欲言則言不

言則止。如是覲覲。覲迺爲女兒常態。何圖男子之身躬自蹈此。先生甯有鬚眉氣耶。天愁爲其所斥。勢不能於更茹迺曰。余意欲乞女士爲下走寫一淚影。留之塵世。庶於下走逝後得藉筆墨之靈。俾下走之哭泣生涯。因獲留於後死者。心目無令阮生而美感無既矣。女顰然一笑。雙頰泛作梨渦。爲愁語曰。天下何事不可好。胡所好乃在哭泣。儂躬逢不幸。慈父見背。墮於悲痛之渦。猶復強自支柱。破涕爲笑。娛我寡母。今君昂藏一丈夫。獨不能以文章功業。表見於世。而乃欲爲南唐李後主。以淚洗面耶。天愁慷慨歎歎似露大不已之狀。急欲辯其非。亡國帝王可比。既又若有所格。不能一吐。女裂裂笑曰。是真近於兒女子。惜降誕之初肢體之結構。誤耳。言時復笑不止。惟其聲大類狂易。似與常人有異。其母亦頻以目眴女。似含驚訝。蓋女初時迂拘特甚。此時放誕出人意表。雖家人亦以爲異也。笑已復顧。天愁曰。君能自誓。此後不更以哭爲事。則儂當不辭。貢拙不然者。寧方尊命耳。天愁曰。此卽何難。下走頗亦飲聞衛生家言。歡笑。

能助人之體力恨浸於所習不克實踐今當勉如女士命矣。

女曰如是迺佳卽繪亦易肖然則君盍爲我一笑可乎女發言略如童稚弗自檢束天愁爲其所窘不覺粲然已忽捫攷袖際探出紙裏一束寘之案上曰乞留此聊佐紙墨幸勿哂其戔戔女眎緘封蓋猶是前日之番幣因亦笑曰君亦頗善守財此物至今猶未一啓乎天愁曰前此誠意未至不蒙哂納鄙意至爲懊悵今非復無因至前當不更遭按劍矣女曰君論至確儂亦謂當爾爾雖然儂嗜酒聞君亦喜此盍行沽以共飲乎天愁初以女之凜乎難犯雖一言一笑不敢或苟懼其滋怒今無端而受幣無端而留飲青眼之昧有加無已狂生得此直疑寵賚自天非復身處人世於是極口愧荷謙弗敢當似謂合樽促席男女雜坐殊乖禮俗者然其心惟慮良會難逢少縱或將卽逝心之所蓄卽又不敢宣之於口女坦然命婢行沽出廚中饌以佐飲天愁譽其肴炙之精美酒漿之芳冽不絕口實則酒固來至肆間肴亦初非特設第自天愁眎之則藍橋之

瓊漿瑤池之麟脯無其嘉美也女飲啖極豪連進數觥玉顏忽作小桃之色天愁固喜杯中物以女性情剛躁三爵後深懼墮越未敢暢其飲量女以爲怯呼婢更進巨觥觥之製以瑪瑙表裏晶瑩酒傾其中顏色正赤而容量乃得斤之小半天愁心訝其碩手腕瑟縮不敢近女笑取其一俛而就吸喉中嗁嗁有聲斯須即聲遂強天愁飲酬傾樽復進天愁固辭不獲起盡三爵昏然欲臥女疑爲僞斥其規避復曼聲誦其自製小詩俾天愁爲之贊和詩沈鬱蒼涼不類閨閣之製于是頓觸天愁胸臆泣然之涕不自知其下墜女大譁曰儂固與君有約慎勿再作鯀人今若此君自負約儂不能更爲君役矣天愁力辯未淚女不信更罰以酒天愁視彼美之罰若長者之賜一舉立盡玉山倒入醉鄉矣女亦酒逾其量不能自持第此美人醉態固未映入天愁眼簾中耳

## 第六章

是日天愁沈醉嘔吐狼籍不能行女遣婢呼其隨侍之童子扶之以歸天愁遂

病酒至翌日。日晡始起。忽於枕畔得素巾一。淚痕斑駁。不復可辨。上有句曰。  
心頭血懷中。鐵歷歷。肺肝無可說。三更怪鴟作笑聲。秋水盈盈向誰熟。  
詩詞靜審字體知爲女。作然詞意突兀竟不知其誰。指揣度間童以菊花湯進。  
且言墜兒來已三度。將女之命詢叩。起居深恐麤蘖爲祟。招徠二堅也。天愁聞。  
言立啜其湯。至盡乃面巾語曰。得卿如此。下走縱醉死亦復何憾哉乎。下走與。  
卿隔絕已將一日。我勞如何。腸輪轆轤轉矣。天愁雙目直眎。如入魔境。忽聞琅。  
當一聲起於足下。因斥曰。汝之手掌胡太不能任事。區區一盞亦覺其重量難。  
勝耶。童回顧地上一盞覆於其際。蓋即以傾菊花湯而在天愁之手者。知其謬。  
誤以面匿壁作竊笑狀。天愁愈怒。欲批其頰。腕甫動。乃悟茲事實已所爲。竟以。  
誣此孺子。今以彼惱於勢。不敢陳述。奈何猶欲罪之乎。言及此亦啞然失笑。繼。  
念女之殷拳如此。苟不往晤於理。殊悖遂捫搔下榻。理髮嗽口易衣刷履。匆匆。  
將出甫及榻。次足已僵。不能任地。額汗涔涔。其痛欲裂。天愁無如之何。忿然。

却坐童子曰吾主自昨午醉歸及今尙未御膳空腸轆轤固當病眩蓋少餐再出乎天愁曰脫非汝言吾幾忘却其速爲余治饌余嘉汝也童喏而下未及半分鐘天愁復呼之上童趨至則以具餐與否爲問童曰東薪甫燃釜猶未熟吾主果欲速充枵腹者當入市以求之可矣天愁搖首曰汝一入市則自由之足誰能予汝以限制母寧近在吾前之爲愈也

童子不敢違諾而逕下天愁不耐久俟盤旋樓上如蟻轉磨於是眩暈益甚迺復慄臥久之餐具甫盡一器卽盥面出童子趨進曰吾主步猶未健小人願侍左右以給扶掖之役可乎天愁揮之以手直趨鄭氏此時紅娟之畫肆已閉歟關時西風襲裙清寒徹骨天愁障面以袖兀坐風際俄而墜兒啟門識爲天愁卽呼曰常先生已至酒病愈矣紅娟方又縱飲聞呼立出酒杯仍未或釋天愁遽前謝其厚誼女曰儂聞酒人之言謂酒愈醉則其量愈進今日君苟更飲必眎昨之程度優矣語旣猝睹天愁之面驚曰一宵之別消瘦何乃如許噫勸人

狂藥損其氣體。儂過矣。儂過矣。於是痛自刻責似無地可以自容。天愁感其意。厚迺慰之曰。昨午之醉爲下走所自取於卿……語未已。女忽蹙然變色呼曰。君所言謂何。何以卿我嗟乎。儂以白玉之躬游戲斯世。迺有此等不根之語。著於儂耳。儂實羞與。君見矣。天愁爲女所斥。知措詞不謹。又逢其怒。低首不語。若弟子之遇嚴師。而兩顧正赤。又如醉鄉更入女母時。方祭其藁砧。嗚嗚。輶哭。至於廳事。見天愁與女嘿然相對。絮絮問其緣起。天愁慚不能答。女則返身向壁。忽焉嗚咽。女母疑其驟憶死父。乃撫之曰。兒弗悲。痛令吾愈增悽楚。言時聲漸低澀。涕浪浪下。天愁見狀。適觸所好。亦失聲而號。於是一堂之上。哀音盈耳。不能復能聞人語矣。

## 第七章

紅娟涕泣有頃。懼其母氏劇痛。急歛清淚。破涕爲笑。擁劉頸曰。吾母勿悲。母悲則兒心愈疼。兒願吾母樂也。劉不獲已。亦爲轔哭。絮絮詢得其故。乃曰。吾兒何。

辜爭此小節致令先生不怡女憤然曰此何得爲小節兒豈倚門賣笑者流任人卿卿我我耶言至此天愁血浮於面頰作胭脂色口唇微動欲言又止者再劉睹其狀意良不忍即呼侍婢墜兒取水俾其盥面以湔淚迹天愁搓按其巾似欲進之於女顧女面凝如霜雪即又瑟縮局促如觸蛇蝎已忽爲孺子之聲曰僕性愚憨出語每多不檢甚願女士施以教益恕其狂瞽雖死弗恨第懼女士以僕之故而生憤怒則獲戾滋重矣此時女已輟哭聞語復疑其侮更露潛然之態天愁知其所言又誤遂嘿不語俟女霽怒蓋天愁對此女郎眎僚屬之禮上官弟子之遇師保其嚴憚甚也劉氏慮客慚恧故目其女以施禁闥女迴面弗顧似弗解其母之用意者天愁兀然痴坐俟後命女不語有頃迺忽諦眎天愁之面離坐而起含毫璧紙奮筆如風雨之馳驟紙上沙沙有聲須臾露一小年之影左握素巾右支頤額愁態欲絕既開生面因以餘瀋鈎勒衣褶且繪且目天愁呼墜兒曰汝其速以鏡來俾常先生可以知吾技之工拙墜噭聲

以應立進玻鏡天愁始知女已應已之請爲摹肖影驚喜之狀溢於眉宇私念此寫真之粉本出於絕世女郎之手即不甚肖亦宜自怨形骸之陋致令彼姝窮於摹仿而不當加以疵點方揣摹間已睹鏡中真面竟與女所繪者無少差異不覺心折又欲施其譽美旣念修辭之法未經夙搆更受呵斥將乏斡旋之術因更期期不能自達女展瓠犀爲謙抑之語曰恩恩塞責恐不能得神似苟皮相之誰得謂非常天愁者天愁曰自僕睹之殊覺神肖意者女士眼光超邁迺歛然以自眎耳

女聞言朱櫻掀動若甚樂於承受天愁不虞言忽中竊喜出非望幾欲高呼佛號女揮灑之暇復縱言畫理詞鋒汨汨不可禁遏天愁傾耳靜聽眎教徒之聆諷聖經尤篤此時忽門外車聲轔轔自遠而近已乃及門而止即有扣關詢問鄭氏者劉傾耳曰此聲大類吾家玳娥渠何以倏然戾止言未已已有女郎自門外入後從蒼頭籬婢各一女服妝雅潔姿態嫋娜盈盈躡步趨至國華靈側

噭聲而號。哀音四塞。紅娟母女亦至幕後酬之。以哭著者恒謂婦女界之哭泣。爲其特殊之質。張口即是無待求索。而於弔問之頃。尤爲涕淚之集合場所。此女韋氏字曰玳娥。爲紅娟之姑姊妹。生平未睹國華。一面而哀情惻怛。宛宛動人。迺知交際之中。固賴此爲酬報品也。玳旣轂哭。舉首瞥見天愁。以巾蔽面詢爲誰氏。劉爲天愁述其姓字。且曰吾母子孤孀。荷常先生高義。時相保護。謹誼雖洽。比而相處。弗異家人。蓋前相見。母庸歛避也。玳鎮其顏。進與天愁爲禮。天愁報以長揖。於是玳乃命其蒼頭荷所載之行李。以入紅娟。亦命掃除別室。以供玳娥休息。此時鄭氏頓增勞冗。天愁遂暫別而歸。

## 第八章

玳娥劉氏。京江產也。父友芝爲紅娟母。劉氏之兄。賈於江南。玳娥新失母。友芝則操奇計。贏日往來於江湖間。雖饒於資。而弱息依依。恒苦無所付託。友知其女弟仁柔而紅娟之婉婉也。故遣女來依俾。無傷於子處。蒼頭劉升爲其先世。

僕婢紅美女之所愛也。故咸攜之以至。友知女弟近境艱難不堪。增食指因假賄贈之義出厚資給劉母女。於是天愁行後玳娥敬以上之姑氏述其父意。劉喜其姪之至。且紅娟可得閨中之伴侶。於是樂甚受其幣亦不復拒。唯曰吾兄知我近况。乃以隆儀厚我却固弗當受之。有愧矣。

玳娥曰。父方冀姑卵翼其姪。所仰賴吾姑者至艱且鉅。區區倘來物又安足計。吾姑津津言此殆令姪汗顏也。此時劉亦不拒更與道歉躬率墜兒爲玳布置衾榻兼入厨具饌猶苦不足給事。則於隔牆呼喜子。喜子者天愁所役之童。吾書中未嘗言其名氏者也。是夕劉憇玳娥於紅室而俾二婢共處。玳以紅笑之。名聆之似與紅娟爲姊妹行。乃易紅爲秋以施其別。玳娥棲託既定。遣劉升歸報其父而留秋芙侍已升老於劉氏。臨別誥誠其小女主絮絮有如家人玳聽其言。唯謹亦弗以常僕待也。玳幼紅娟一歲。因呼爲姊。居久之衣履互相易。着眎同胞。猶若突過。玳見紅以畫自給。頗憫其瘁。遂諷之曰。姊何自苦。乃爾。

非妹輕於自任。如姊家事。吾父儘可出其餘力。俾得沾足無勞耕耨。硯田也。紅娟哂曰。妹意吾極銜感然。世界之中。唯自食其力者爲能持久。舅父雖愛吾家。姊殊不欲耗其勤瘁之貲。以供坐食。且吾所執職業雖甚微渺。而於世殊無所戾。彼謂女子深藏於閨閣。或惟當議酒食針黹者妄也。玳娥遂不復言。轉裏其繪事。疇昔墜兒之役。悉爭以自任。曰吾樂親姊。墨池以滌拘墟之見。姊勿哂我。前議可矣。紅戲之曰。孺子今果可教。第願毋忘此語。玳亦笑而相應。自是日相親炙。亦少少拈毫弄墨矣。玳睹天愁宵影。訝其神情慘淡。迺曰。此少年綠鬟未秋而衰頰。若此其殆抱有黃門漆園之痛乎。紅娟聞言。顏色驟變。心脉震震。跳蕩不止。似此言之戟刺於其身。有莫大關係者。蓋富於堅忍能力之人。雖泰華壓於顛頂。白刃加於領項。亦能怡然忍受。予人莫測獨無意之中。倏然流露。即當局者亦不能自覺也。此時紅娟亦知已之顏色。有異急鎮其神。俾勿紛擾。故爲謾語曰。妹勿詢及此人。此人行檢實爲動人。噱哂之原料。姊嘗疑其富有神。

經之病故至此耳。於是歷述天愁現狀。强笑以飾其迹。玳娥目光銳厲。心思縝密。於其變色時已知其朕。惟以紅旣深爲掩覆。即亦不欲強詰。而此痴絕之少年。已耿耿印其腦海矣。

天愁自玳娥至後。不履鄭氏者幾匝月矣。紅遺墜兒往探。則偃臥床蓐者已旬餘。紅聞其耗。欲自往探。終覺有所未可。迺告劉曰。吾家有阨。彼常氏者。常慷慨以相助。今渠遘疾。滯而獨居旅次。鮮人調護。吾家密邇。弗爲籌一善策。則爲善者倦矣。劉躊躇曰。吾家孤嫠在室。應門者無五尺之童子。欲爲彼少年借箸。殊無善法。奈何言時。閉目顰眉。若不勝其焦慮者。紅娟久俟其側。爲時可二點鐘。更不聞有他語。蓋此姥性情方正。已成習慣。而紅之通脫。亦屬矯揉。故於禮義之防。未敢驟然橫決也。

## 第九章

玳娥。曲謹人也。汰浴紅娟之放誕。已漸祛其故。我當舉家聚訟。調護天愁事。玳

列旁聽之席眸子灼灼閃動如電側坐一隅未參片論然雙泓秋水實能代表其轆轤之方寸爾時苟有微窺其面者當信余爲知言也諸人紛紜有頃仍決議以墜兒爲將命之使逐日往候其門以致殷拳之意此議遂如軍國重務之通過更無置喙餘地紅娟雖弗能違而快快之色溢於意表此時玳娥察其意旨故爲慇語曰吾姊何爲現此鬱鬱之態院中桂花盛開芳馨不折過時且將萎落姊盍偕余往采乎紅娟舒其荀淚之眼而采之貽誰之什不覺矢口而及玳瑩衣曳腕狀如穉子遂相將去至花下微語紅曰吾姑死守頭巾之戒我於男女防閑有如控縱犇泉之驥鳥知桑濮之行實爲此等拘墟之見所製造蓋愈際其事爲奇醜極惡則不堪其箝制者必將一潰以爲快試觀殺人之盜坐重辟而詆人之橫暴者輒目之爲強盜行爲上下之惡盜如是宜乎盜風絕迹矣然惡之者愈甚爲之者愈夥不知破斗析衡之計徒驚辟以止辟之能實則揚湯止沸也世人窒情遏欲眎有犯者儼若罪無可赦於是羣匿其情互相給

節敗檢之事。遂百出而不絕。故吾謂姑氏閉閨主義。轉足導人。潰決防閑也。紅微哂曰。妹來未及多日。何遂通脫。至是此類論斷。豈爲女兒家口吻耶。玳娥曰。妹至此間。睹吾姊之言論。丰采恒不拘拘於繩尺。今日之事。胡竟類村學究之迂闊。欲以禮義祛二豎耶。紅曰。妹母刻酷其詞。重增姊之歎仄。須知吾母之所主張。姊實無能重逆。若因所友之人而俾高堂心悔。姊雖蠢愚。亦弗至此。何敢過與名教戾也。玳娥曰。姊既篤守經常。妹亦烏能相強。惟妹自信足以爲姊之助。而又不生姊之負累。其事宜若可行。紅固不能忘情。天愁聞言。卽詢所以相助之術。玳展其梨潤哩然笑曰。茲事烏能先泄。泄則謀將弗就。于是劉忽遣婢來迓。二女持螯紅娟不欲曰。此物絕腥觸之三日不能祓濯。且鹹寒之品大弗利於腸胃。不知何以嗜之者多也。言時劉忽歛至身後。進握二女之腕。要之入內。此時二人談判。遂不沮而自止。餐次。玳娥仍嘿不言。劉訝其沈寂。詢以何所不快。玳亟稱無有。旣而離坐。起久不至。劉遣秋茉往。跡則以食蟹腹痛告劉曰。

是兒何體辱乃爾余殊怪其少食薑桂也語既遂不復俟其會餐坐中迺唯母子相對劉恐紅娟亦蹈玳轍誠以母盡其量紅固不嗜此品以母氏故强事屬饗及聞此言如獲赦書之播逐立投其箸不復更進餐既罷心念玳娥入室探眎則玳已不在秋美述其語曰吾主敬語小姐謂有要務急需料理故匆匆而去不及面告已留函硯側以供小姐披覽第一省視當知其所往也紅如其言搜索果有一書發現取啟眎讀竟迺知其故遂自語曰渠真好事然吾母當又不勝膠擾矣語際劉已躡踪而至二人之語尙未及聞惟詢玳之病狀紅曰吾母詢玳妹耶渠固不病蓋已將護病者去矣於是進其手書劉覽既暗曰是兒胡再不謀殊令余無以對其堂上矣紅曰兒揣其意蓋謂謀之母必不許是以行耳劉頷首曰汝言良稿吾縱老悖至極亦絕弗贊此舉也

## 第十章

天愁臥病多日閑絕人事此少年之交游固寡至是樓居岑寂儼如荒刹喜子

年稚貪嬉。主人旣困牀。辱呼叱之權力。弗及則遁入寬閑。適其所適。天愁偶有。使命不復得人。而理呻吟。宛轉無復聊賴。一夕方裏頭。以巾擁衾。獨語數喜。子之罪惡。喜子弗敢顯。呈謗讟。亦於樓下詆訕。其主報其苛虐。充此童子怨毒之氣。似世界待奴之苛無逾。中國中國。待奴之苛無逾。天愁者實則天愁。鮮伯叔而寡兄弟。室虛無人。貨財出納無不歸。喜掌握。浸漁欺罔。操主人之長短似造物。特設一天愁。其人俾喜。有所依賴者果其燕入他家。應知主人寬仁無既也。當主僕遙闊之際。外戶忽聞剝喙喜兒怨。無可洩。卽隔屏以拒之。曰汝爲何人。胡爲胥中而臨吾家。果訪鄭氏者。則在吾家之左。訪俞氏者。則在吾家之右。吾家雖清晝。例無客至。汝當誤認門戶矣。言未已。即有清銳之聲。奮曰。吾來殊非。有誤。吾固敬。詣常天愁者。其速啓關。勿令人久待也。喜子不獲已。乃去鍵啟關。弛其金吾之禁扉。旣闢。一少年掩入。長眉秀盼。雖值燈下。猶難掩其風度。少年之後。一力爲荷。行李臥具。華冠雅稱。其服此童子。雖不知其人爲誰氏。而覽其。

儀表則已。肅然起敬。謂此客。眎其主人境地。顯殊豐嗇。苟能於茲下榻。當可厚得犒金也。已而此人探囊取資。以給此力果。弗非薄喜子自喜。料事之中。不請天愁之命。卽欲留其假館。實則其人之歷史。猶未了然。於念徒以中於世。故竟欲冒昧從事耳。

少年探懷。取一名刺。授之喜手。曰余敬煩汝上之汝主。蓋汝主於余。故爲中表。昆季歲久。不晤。浸以疏闊。茲以事至此。不意中悉其居址。故相造訪。希一把晤。意其覽余名刺。可以憶及多年戚誼也。

喜子聞言。敬諸力握其刺。如奉鴻寶。并步而上。至於天愁榻側。鄭重以進。天愁受刺。展覽見刺中署。其名曰戴百祿。自惟戚友間。殊無其人。滋以爲怪。繼念晤面。當可辨認。遂命迎以入樓。且教之曰。汝見客宜謂主人。適遘采薪。不獲出而相迓。請其枉顧。樓中也。喜子於是致主人命。導客以上。而此戴百祿者。遂隨之而升堂入室矣。此時天愁徜徉之中。似憶果有姑母。適於戴氏。其有表昆季與。

否。則。未。能。深。悉。或。者。此。客。卽。爲。其。胤。殊。未。可。料。思。及。此。百。祿。已。近。病。榻。天。愁。審。眎。其。面。又。似。曾。相。識。不。覺。愈。爲。凝。注。百。祿。首。詢。病。狀。次。及。相。訪。之。故。且。自。言。父。母。皆。常。多。病。侍。病。之。程。度。頗。堪。自。信。願。得。留。此。以。資。看。護。倘。荷。吾。兄。允。許。則。行。

李。具。在。當。俟。兄。痊。乃。更。他。往。幸。勿。相。拒。也。

天。愁。躊。躇。未。及。奮。喜。子。已。爲。百。祿。荷。臥。具。上。設。諸。天。愁。榻。側。天。愁。時。以。語。多。而。  
倦。朦。朧。睡。去。百。祿。卽。就。榻。小。憩。旋。爲。布。置。茶。鑪。藥。竈。若。所。素。習。井。井。有。序。復。出。  
囊。金。市。饌。以。犒。喜。子。喜。子。樂。甚。諛。詞。媚。語。紛。如。泉。湧。須。臾。天。愁。寤。索。湯。液。百。祿。  
則。已。爲。之。宿。備。咄。嗟。而。集。既。而。嗽。巾。茗。椀。紛。綸。并。至。天。愁。得。此。祇。應。亦。如。出。水。  
火。而。登。袴。席。以。百。祿。之。呼。已。爲。兄。也。乃。亦。從。其。稱。而。弟。之。不。復。窮。詰。其。所。自。而。  
不。速。之。客。遂。爲。入。幕。之。賓。百。祿。復。以。餘。暇。與。天。愁。論。文。字。清。言。娓。娓。皆。能。成。理。  
天。愁。竟。相。見。恨。晚。須。臾。不。能。與。之。相。離。

劉氏自玳娥之不告而去雖已知其所往而居常忽忽若有所失遇墜兒不在時則召紅娟謂之曰汝家舅父以吾能謹繩墨守閨訓故以嬌女相託無幾希之却顧今固聽其範圍踰越不能有所匡正吾其羞見吾兄矣嗟乎汝不謹於曲行而其流乃至如此設此女子未歸而舅父忽蒞奈何劉於平日雅喜誦經重規疊矩之佛號往復者日不啻千百十遍至是遂以誦經之法誦玳娥玳娥之耳輪熟否雖未可知而紅娟則聞之鑒矣一日午後劉復循例抒其愁歎紅娟不勝其擾答曰吾家舅父不恒至揚未必遂能巧值劉太息有頃突於懷中出一書以示之曰此非汝舅父所作乎渠言將至亦復誰能尼之者噫嘻誰令吾畏吾兄有如頑童見師保者吾一念及吾心糜矣紅曰誠若是宜卽以母命召玳妹歸庶此類恐慌可以消釋劉閉目搖首曰汝終齒稚所言無弗易易試思彼旣潛跡以去以避人之指數吾乃明日張膽召之以歸人之多言其將奚避不愈足召飛短流長乎紅曰若然則惟有待其自歸他無望矣劉曰否則余

又。何。爲。若。是。騷。擾。蓋。以。渠。雖。弗。同。黃。鶴。而。實。同。於。海。上。三。山。也。紅。俯。首。微。哂。似。以。其。母。所。慮。爲。過。然。亦。不。更。辯。詰。詎。知。女。之。籌。備。未。已。而。友。芝。之。前。驅。已。奄。忽。至。門。矣。

友芝之前驅。非他蓋。卽曾侍玳娥渡江信宿於鄭氏之劉升也。友芝經商於外。不恒至家。其於廣陵雖隔盈盈衣帶水。疇昔故不輕命駕。此時初自閩廣歸。以愛女故。忽生騎鶴興。先是遂以書抵女弟。且餽以金俾免耗孤寡之供。億書至時。紅娟方病腹臥床彌日。劉不以告墜兒秋芙輩。亦未敢發也。二婢同處一家。其於玳娥失踪固不待於調查而已。悉其有此情事。第劉禁其傳播意在須玳。自返故相率守如瓶之口。莫敢弄鸚鵡之舌耳。劉升旣抵此間。入門謁劉後。即欲見其小女主劉大窘羞顏。欲赤似恨地無罅隙。弗容慚汗之人匿入者。紅娟立當母前。揚其聲以呼曰。秋芙汝視小姐醒未。宜且告以汝老主人將至。盍少開其醒眼也。

此婢噉聲以應奮其健步不趨玳娥之妝閣轉趨廳事側之夾弄而去劉升初未及睹迺從容以答曰小姐毋庸汲汲吾老主人尙在瓜洲將於彼間訪一故人入城期以日暮若欵留弗遣者恐今夕且難蒞止吾家小姐素惡人之擾其清睡老奴弗敢干此咎戾也紅點首曰汝言良磇然秋芙之黠黠乃勝鬼彼知驚睡眠當受呵斥或竟踟躕不進其應余言如嚮者妄也言時微展梨渦以示間適劉喜紅之工於粉飾心際怔忡脉管亦爲少緩旣念紅之權變若是其捷偷爲極端敗檢之事欺余莫覺且奈之何思及此寸心之驢轉又起幾忘劉升之在側而劉升者則以主人命其俟於鈔關附近以爲登岸時之將伯故憩息未久即已辭去不斬更與玳娥相面劉聞此僕欲行欣然如釋重負第彼行而友芝旋至此時之僞幕弗憂不揭前驅去而主帥來強敵愈難相遺則窘境當眎茲益甚不意劉升甫去耳鼓之中輒驟聞嚶嚶之聲微呼姑母者劉矍然驚眎自疑其夢殊不能發一語

第十二章

讀者諸君觀吾上之所述當知呼姑母者必爲玳娥確然更無疑義然玳娥之來雖出劉之外而其疑訝胡至如彼蓋以呼姑母者其聲固肖玳娥而其身側則立一翩翩顧影之少年窄袖輕裳下曳皮鞋橐橐固非復兒女本相也劉上不審睇久迺喟然太息曰玳兒汝真大不解事汝以閨閣之身奈何逐於男子之隊試思此類行逕他日倘有問名納采者一聞汝之歷史能弗不顧而唾乎劉言時驚訝之色易爲嚴肅清霜凜凜生於面部大有甲冑不可犯之色紅娟立於玳之身後亦且以齒噉唇爲之惶悚階下之兩雛婢則竊相耳語似亦各有政見而要不外議玳娥之鹵莽憚劉氏之威嚴也

玳娥當劉譴斥之時俛其蟾蜍嘿然不發一語面容鎮靜亦無慚怍室中適有小狸奴一頭趨過其前爲嗚嗚之繁響玳蹙以足觀其距踊似更無事足繁念慮者劉睹之意愈不樂爲愁苦之聲曰若父將至亦將襲此服妝見之乎玳娥

乘間言曰兒將往內易衣以聆吾姑訓誨故未敢去今將如姑所命矣言際嗣  
然而入劉固柔而鮮斷能爲多方之絮聒而不能爲極端之擢殘先時之斥此  
女固已竭其多日之積瘤磅礴鬱結而有此侃諭此時怒氣已洩轉覺斥辱旣  
甚玳將不堪任受於其入也遂亦第爲怒辭曰是女至此已極可憐潛出之已  
事吾當爲彼諱之汝輩當亦共爲諱之母俾慚而生變也兩婢皆應曰諾紅娟  
獨曰吾輩能爲之諱彼如不欲自諱則奈何兒聞彼實自命爲仁慈之救護人  
恐未肯略其滿意之行事也言未已玳娥已易服至懃然詢及其父劉曰汝父  
若至余當更將以煩燥死今尙幸其未耳玳曰吾父仁恕或能見宥且吾之所  
爲志在救人初無逾越規範之事吾姑不信請以公堂檢驗處子之法施驗可  
乎。

言時雙目澄澄如碧波之瑩澈頻睨劉面以待其命劉慨然曰今日世風果非  
古昔吾輩中年人所憚於出口者胡竟言之略無愧怍吾憶吾年如汝時此類

碍聽之語聞之猶將掩耳。玳娥曰：不爾與使慚而不發，何如坦白示人乎？吾姑須知秉禮之心，盡人皆有特物墟者之視豁達，則其蓄疑滋甚，然而拘墟者之難信其視豁達尤甚也。且兒非不慕彼少年顧情慾之界，則辨之至悉，世人多渾情慾爲一致，而愛情兩字幾如違禁之品，不能道諸。薦紳先生情果能言，必將上叩天闔，哀鳴其屈矣。玳侃侃而談，如登講席，紅娟諸人咸噤不語。劉則輒然笑曰：誠如汝言，則拘墟若我者，當亦有可議矣。玳曰：吾姑焉能以辭害義？兒亦安敢謗吾姑哉？然兒之操守，姑苟弗加考驗，兒將當衆自剖矣。劉猶遲疑，不決。困難之色積於面部，玳憤其不斷，自褫上衣，袒其前胸，兩乳中央，胸脈震蕩，突突動躍，似表其氣之果壯者。此時劉方駭視，玳已探手解其下裳，結束復俯首，鞠躬去其脰踝間帶結。劉錯愕甚，強爲微笑曰：汝今日豈女禰正平乎？座無曹公，無所以放浪形骸爲傲睨也。玳娥如未嘗聞第呼曰：此間無一男子，不妨咸觀吾肢體汙乎？潔乎？必有能辨之者。

第十三章

室中。誼沸未已。門外剝啄之聲忽破衆囂而入。劉急顧。玳娥曰。何如。汝速衣而衣。汝父蒞止矣。言時歛關之聲益急。紅娟目視墜兒掇拾地上衣襦爲之加着。卽令秋芙出視爲誰。且誠之曰。汝視門隙。倘有肩行李至者。當爲瓜州客吾家之門不宜輕啓。須知汝家小姐之無遮妙相。縱極裝嚴寶貴驟見者。究生疑駭也。玳娥迴身却立。猶含擰拒之態。卽於此時。秋芙自外奔入。況狀頗極驚異。劉詢其故。則果有一人肩荷行李。且從一人於其後。佇於戶外。以待重門之闢。此婢以受預。誠瞥見其影。卽折入內庭。報告劉。旣知曲折。乃啞然笑曰。癡婢。汝爲此狀。將使蒞吾家者如臨荒塚矣。於是促其速往。啟局無更。令人久待。玳娥值此亦聽墜兒爲之結束裳裙。不復梗阻。紅娟復入其母之室。取妝具爲之草草櫛沐。笑謂玳曰。妹適間之情狀。若入吾舅父之目。將疑妹果別有它故。行受鞭笞之罰。而憾吾母之執法太峻也。

玳娥頰顏若火。含憤言曰。姊之諧詆。胡不擇地而發吾方懊懥。欲死奈何。猶以嘲謔相加乎。室中之騰辯未已。秋笑又自外至。含笑立於紅娟之側。爲喂喂之耳語。紅娟卽捉玳娥之袂。令其出。詣廳事。劉氏見狀。即曰。若汝舅父至此者。汝輩須隨吾後出。迓嬉笑之聲態尤宜深戒。勿謂渠於吾家爲客。不能呵責汝也。言時亦扶墜兒而起。意將慰其老年。姊弟之契闊。紅娟置手腋側。搖以示意。劉不解。所謂刺刺弗已。於時二女已至屏角。劉亦及於其後。玳娥警見廳事中央。位置行囊。一具。諦眎之確爲己物。行囊之側。則一癯瘠之少年。徒倚其際。疲憊之態可掬。玳娥見此少年。憫惻之情油然而發。不覺忘其疑忌。衝口呼曰。天愁君病。未盡痊可。奈何蒙犯清寒。以至於此。天愁慷慨言曰。百祿吾弟。余感吾弟。再生之德。慚無以報。則於弟之一舉一動。恒銘諸心版。今吾弟不告而行。余懊悵。幾死。

旣而獲知弟實在是故敬令喜子昇此行。篋俾返故主。因冀獲更一睹顏色。苟

不我棄者。或可復邀一往。臨存吾亦殊不敢強也。天愁言時淚皆熒然奪眶。欲滴。玳娥大懼。開目將亦墜淚。則閉而言曰。常君！君殊鹵莽。余爲蟄伏閨房之弱女子。舍初至時。曾與君爲一晤。後此殊少往。還奈何貿然呼余爲弟。且致無量。徜徉之語。豈君病未愈故有此神經顛倒耶？玳娥且言。且以齒齦其唇似代表其心之杌隉。其心蓋謂方受姑氏指斥。而天愁之至其情詞之宛轉愈足以口實貽人。故倏爲峻厲之語。以施拒絕。然天愁者自信刺探之。竊扶病以至冀。得傾其積愫。無端遘此殊出非望於時。喜子猶立階下。墜兒秋芙輩亦從二女之後。耽耽睨眎。觀此奇劇。天愁凝立既久。益以憫鬱。新起之病軀遂不能耐。第覺目前漆黑。昏然忽仆。紅娟頓足曰。妹以急於自明。乃眎人之生命爲兒戲。今變態如此。殊負救護之初心矣。此時玳娥亦自悔其孟浪。兀立愕顧。不知所可。劉氏急命秋芙以姜飲。至施其救治。有頃天愁喉際轆轤有聲。痰涎溢於唇外。喜子復附其耳聲喚。於是天愁雙眸微展。媵以長嘆。復眎息於人世矣。

## 第十四章

紅娟覩天愁已清醒遂乞玳娥姑退庶不以言語之紛辯或致更生眩瞀玳娥意雖弗釋然知有窒礙遂從紅言退至屏後此時天愁身側諸人遶之成圍紅娟已知行囊穡爲玳物即命移寢入內笑謂天愁曰是物旣爲虞芮之閒田則漁翁之利固宜歸諸我家無勞更爲退讓天愁猶苦未能起立聞言卽領其首曰是物固宜敬請女士寶存以爲吾……言至此吾弟之聲似又將出諸口顧憇轉喉觸諱卽又變易其辭曰以爲吾劉女士之紀念固其所也天愁言此唇際顫動喉音低澀似代表其中之杌惶此時劉已詢及玳娥已事天愁唯唯頗憚啟口劉曰先生恣言之是固無傷清德彼病院之有看護婦女何嘗引以爲諱耶天愁不虞此老迺能有圓通之語以手按摩倦眼睇眎其面以審意之誠否紅娟亦僥言曰君母懷疑莫釋果吾母欲摧折玳妹者吾當負其責任蓋異聞之至人情莫不樂於傾耳願母爲我母子秘也

天愁至此遂亦不復顧忌趣命喜子掖之入坐於是詳述百祿顛末爲諸人告劉初未知百祿爲誰何略致駭詫紅娟哂曰吾母未諗范睢張祿故事乎此風近已盛行爲新黨逋逃之秘鑰數十年後恐尤將爲濫觴也劉聞言領之以首於是迺聽天愁之詳述不復更生辯難蓋百祿自蒞常氏周旋病榻者固極誠懇而曲折之處類非男子所能及天愁病少瘥可輒苦憶其姑家似實無此表弟而姑之族氏則又非戴於是恍悟百祿之爲贐託然自惟寒素非有富厚權勢足以生人仰企則託爲戚畹者其希望果何所在良足滋爲疑竇思之既不能通遂亦姑從恝置百祿與天愁處已近旬餘足跡恒弗越於梯次洩旋之事亦即處於樓中天愁諒其升涉非便弗以爲意此時鄭氏雖失玳娥蹤跡然墜兒輩猶銜主人命時入天愁之室間起居百祿聞其將至雖方凭欄俛眺必稱疲荼或頭痛韶被於首垂帳偃息天愁見其習爲故常疑念爲之增熾無何百祿晨起忽墜繡曷一鈎適爲天愁所見天愁時已能起坐即援手引鳥加以凝

睇鳥製精絕而纖瘦如削不盈一掬天愁啼眎未已弗忍少釋。百祿倏舉帳幔爲顛澀之聲曰吾兄何故玩此亵物此爲弟之所歡記念懸入他人之手雖以吾兄之情誼亦竊竊以爲不可幸見還也百祿語至於此臉頰若霞餽衾自衛狀極無俚天愁警睹此態深悔適時所爲孟浪殊甚因立以鳥返諸榻上且致歉意百祿復垂其帳捫搔有頃迺着烏緞蠻靴而起此時步履欹斜宛露天娘之態天愁不覺驀有所觸目不期而自注百祿似亦微覺愈致矜持而足下之趙趙遂以愈甚凡此現象適當此日之晨發見卽無青鳥之降而此病維摩之偵察蓋已將識女郎之真相不謂疑團方蓄而墜兒倏至百祿循其常態仍託頭痛以就臥榻墜兒驟近榻側舉帷呼曰戴君有人以書相寓乞卽審昧婢子立候覆也天愁時方假寐聞呼而寤第見百祿已啓其函凝眸不瞬躊躇之態如畫旣而微語此婢曰汝其歸報汝主吾當卽如書中之旨而行無致濡滯弗更作覆函矣墜兒歎聲以應而百祿已拂拭衣履忽忽將詣樓。

下。

第十五章

天愁睹百祿之將行。強起欲致詢詰。百祿已爲遙語。曰兄幸安臥。弟屬有要事。將暫外出。頃當把晤也。天愁曰吾弟少駐。告我以事之顛末……言未已。百祿。奮曰茲事紛躡。非片言所能罄。弟實無此暇晷矣。於是不俟天愁。首肯急趨而下。天愁呼之不及。則命喜子從諸其後。刺探所往。百祿行步迫促。一步數蹶。不下。遑知偵伺者在後。喜子觀其與墜兒行語。頗狎熟如相處。已久者於是心竊疑。訝更欲窮究其異。既而二人者相將入於鄭氏雙扉。歛合無從偵索。遂反報天愁。且曰奴觀戴家公子似頗肖。鄭氏之一人主。試思之。或當不妄。天愁聞言。意亦若有所會。謂喜子曰鄭氏女郎。曾有所謂劉小姐。玳娥者。其人自戴氏抵吾家。後汝亦曾見之否。此狡慧之童子。亦擊掌以應之。曰吾主所見。正復與吾相合。吾所疑者。蓋即在彼。以其神情愈思。愈肖也。言既。遂與喜子定策。俟其久不。

至則檢其行囊歸諸鄭氏以覘百祿蹤跡策既定乃命喜子爲百祿檢衾枕重摺疊將致束縛衾枕精緻滑膩香澤微聞馨逾蘭麝喜子語曰此客居是整潔臥榻初不需人奴卽毛遂皆以善言相却向嘗疑其具有潔癖遂亦弗爲固詰今時恨不爲之執役矣

天愁狀若薄怒微呵之曰汝勿妄言此語倘爲所聞將咎吾之不能約束必爲其所藐忽喜子於是不敢復言俛首仍治其事既忽於衾角得員物一物類象皮所製其腹堅實如瓠上有一口櫟之以銅光滑可鑑喜子不識何物舉之以告天愁天愁亦苦弗識命仍韜諸行李喜子私計百祿生平素言豪靡此奇製之員球其中或蓄佳釀以爲床頭旨蓄亦爲理所宜有於是不違天愁之命潛啟銅帽嗅之以鼻不謂甫觸鼻際頓覺穢濁之氣直刺腦海喜子咍曰客之舉動雖云爽俊胡乃蓄此不潔之物言未已手一欹側球中液物溢出淋漓沾漬顫額皆滿天愁見笑曰汝違吾命宜食此報然猶幸遇此物不過僅汚清潔若

遭爆烈彈而以牛乳之罐狎而玩之則蒙損害者將不獨在汝一人不亦冤乎喜子高掬其吻大類剛鬣公之取食已知此球實爲溺器擲諸地上以示厭棄復下樓取水盥其面部天愁斂笑爲怒咄之曰蠢奴！他人之物甯任汝之棄擲不爲之所耶喜子亦念百祿舊惠迺携溺器以下爲之傾滌旣藏事天愁強起修飾挈此僮子以過鄭氏如吾前書之所述

天愁詳叙百祿過去之歷史每至宜於諱飾之處輒欲言又茹時露吃吃之態紅娟曰吾固謂先生宜鬯所欲言母庸有此顧忌君何尙爲寒蟬之噤耶天愁旣屢爲紅所促以故繡鳥溺球諸節悉入記載至所述旣終復鄭重言曰吾嚮疑百祿之爲劉女士猶尙懸理想不謂適時相晤所著之履固卽吾所曾經諦盼百祿則余之眸子當然抉去不敢復言有目矣紅娟曰君言良是前函實爲吾之所繕百祿固玳妹也言至此衆皆矍眎門外剝啄之聲又起俄而有主僕二

人相將以入於是宅中之談話遂輶

## 第十六章

鄭氏新來之客非他蓋卽劉氏旣盼其來又懼其速之友芝主僕也友芝老於商賈風塵之色積於其面衣服寬綽作深黑色腦垂短辮可一二尺而黑白相間狀若犧牛之尾此類標識今日見之而訝爲怪異者當時則滔滔皆是殊亦無可矜奇特此時則有一事殊足引爲噱料蓋友芝初至諸人爭集其前劉與握手話契闊紅娟玳娥則盈盈展拜如花枝之巍顫天愁雖昧生平然知爲玳娥之父則亦進與酬酢長揖相見友芝如行山陰道上應接幾於不暇而身後之辮乃若隨風之柳飄搖旋轉迄無定所友芝立近一案案上有小狸奴一爲紅娟之所蓄撲蝶戲絲素極憨跳主人愛而弗責遂巡行几案無復顧忌此時友芝之辮適觸其鼻狸奴以爲戲也則奮爪猛撲如捕穴鼠辮旅轉不已爪亦隨之而轉友方注意諸人諸人亦集眎綫於其面部咸未顧及身後不意劃然

一聲。狸奴先墜案頭。茗椀亦隨之而墜。友芝訝然回顧。寬綽之衣袖循於案上。一椀復墜。於是椀與椀爲火星。地球之爭。咸卽粉碎。狸奴知已肇禍。驚呼而逸。而友芝之辯則微含清潤。飄搖於腦後。爲晴絲之裏空也。

紅玳兩女郎覩此狀況。不覺俯首匿笑。劉懼友芝慚怍急舉他事與語。復示意墜兒糞除窳敗之磁片。結束此重公案。天愁倦於久坐。且慮間其親戚之情。話遂起立。興辭不更濡滯。友芝覩此少年行後。遂與其姊絮絮話溫涼。兼詢天愁。身世。劉歷歷言其顛末。惟於玳娥易妝之事。則略而不述。懼其復有責言。愈令玳娥負氣也。友芝聞贈金事。頗嘉天愁之忼爽。任俠及聞其未有家室。則目眎紅娟。悄嘿不聲。紅娟微會其意。轉首它顧。與玳娥爲耳語。絮絮不甚可聞。揣其狀況。大類交際社會。取無可祕密之詞。而握手接耳。以示綢繆欵洽者。旣而兩老姊妹復縱談它事。傳餐促席。悲懽雜作。是夕友芝夜分迺就寢。翌晨忽欲爲平山遊。以郡中鮮相稔者。遂憶及天愁。邀其偕往。天愁故寡。交游終年恒不一。

至北郭以友芝故弗欲却乃潔其衣冠以赴是時北郭之外盛設菊花之會都人士女紛來沓至興會飈舉蓋廣陵舊俗當春則有觀音香市夏則消暑秋則鬪蟋賞菊皆足以消金遣日身列其間者幾疑城市無窮檐也友芝樸素無華置諸游侶之中頗有荒儉之氣又喜持長竹煙管居則以供呼吸行則用代扶節籬落花尨見之狺狺吠矣天愁服御雖际友芝爲時趨然蟄居旣久則語默動作似皆與人殊異二人高步濠濱呼小舟以濟舟子知其易與則故昂其值以求善價天愁呐如不出口友芝操其京口土語齦齦與辯劉升復自其後爲助始克就緒於時河中游舫如織簫鼓麗人聲容皆盛友芝舟中則惟持螯載酒清談相對天愁淫於書籍友芝則江湖閱歷積有年所傾樽共語各述所得初無相入之處然一則孤介自喜一則淳樸不浮杯酒間遂若針芥之適合迨舍舟而陸周矚勝迹不覺斜日已昃遂復取道而歸而友芝之契合天愁則自今日始矣

## 第十七章

玳娥歸自常氏燕居衆處語恒不及天愁卽紅娟素稱通脫亦懼觸其忌諱謹守如瓶之誠然友芝歸自平山則意中恒有此少年樂與時相接膝友固流轉不居至是竟一留數日未嘗言別一夕與劉閒坐述及家事劉以國華之櫬未歸而紅娟之身靡託言際輒潛然出涕友芝力慰之曰吾姊無苦姊丈之靈弟當佐姊以資力謀歸骨至甥女之事第擇一謹愿少年聯爲婚媾贅而弗嫁卽足以娛老景甯必鰥鰥過慮爲無益之悲愴哉言至此復現躊躇之色曰吾姊比鄰常氏之子其人似頗誠慤弟若得壻此子殊以爲愜吾姊盍不相攸及之也此時紅娟玳娥故皆侍側咸各暈紅於頰拈巾弄帶玳娥忽抗聲曰男女居室兒實不知其佳處苟以自由之身從吾所好詎不勝於屈抑男子之下爲其玩物耶友芝素固不喜新界女子之道德細腰革履之輩恆目之爲服妖而自由平等諸說則尤聞之欲爲掩耳者玳娥婉娩膝下疇昔遇事恒若呐呐不能

口出今於阿父雅不欲聞之語迺竟傾倒而出友芝旣駭且怒幾欲奮其長竹烟管以擊其顱劉則笑解之曰姪女出語雖慾而持躬則謹吾弟幸勿督過過深令小兒女無所措其手足也

友芝閉目搖首曰自由自由無量之罪惡莫不因之而起渠豈未奉姆教悠謬至於此極弟焉樂聞之耶玳娥見父勦怒噤不復語於時墜兒秋芙兩婢方覬無所使令潛至暗陬對坐假寐墜兒以手抱膝頭垂其上尋繹夢味秋則支腕於首成三角形睡迺眎墜爲熟無何腕忽自脫首與墜首相撞墜疑爲人所擊驚呼而起秋聞墜呼亦呼且譁言賊至摩抄倦眼踉蹌疾走似欲覓一藏身之所劉與友芝聞有盜警瞠目愕眎幾無所措紅娟急眎院中初無盜之踪影適秋芙趨過其側紅持其衣袂急呵之曰汝謂賊至賊果何在盍速語我否則夫入當施朴責弗汝宥也秋爲紅所駭迺眎大覺張目結舌不知所答紅娟敬前夫辭曰母與舅父母恐此婢適於南柯國中遇盜而驚呼於吾人之側吾人何苦

爲其所給耶。於是劉與友芝皆悟。雖以友之不工諧謔。乃亦開其笑口。胡盧相向。此劇既演。友之怒氣亦解。然猶絮絮話天愁。謂其淹博都雅。蓋人之譽毀。本無一定好惡。之所在。卽在其口中之莠良。亦如眷女子者。微論鹽媒。嬪施一入。愛好者之心目。則皆覺其可悅。天愁孤介。自憲與人落落難合。友則正於孤介之中。默默相契。蓋亦非可强致也。劉聞其弟所言。亦念天愁疇昔之誼。覺其言之果確。頗露欲爲紅娟擇配之意。友芝亦以爲可。太息言曰。吾家玳兒。迺欲以丫角終老。弟已不願爲謀。長久若甥女者。吾姊固宜早爲之所收。館甥之臂助也。劉念玳娥雅厚天愁。一旦而令紅娟爲瑤光之奪。雖玳不自言。而於心不無戚戚。於是聞言。欲舉天愁以質其弟。而囁嚅特甚。友芝初不審度。卽曰。常生爲今世之佳子弟。弟願吾姊母失其人。第當示意。令其求婚。以畢向平之願。何如。此言旣發。紅娟面頰向壁。有如中酒。玳娥則心脉大震。岌岌及於頸部。幾於不能自持。

## 第十八章

人自呱呱墮地畢生恆處憂患之域歡樂正無幾時而風波儻忽變端突起類能驅逐歡樂之境俾若風捲纖雲莫可蹤跡事後思之如夢如幻只增悲慨當其境者雖欲出其魯陽之戈夸父之杖挽此境於將逝蓋亦渺不可得則良時之可寶恐非兼金尺璧所能儻也天愁者歌哭不恆平日似鮮稱心之境顧自遭紅娟姊妹秋氣則已浸殺及無意之中友芝與爲忘年之契友芝既重天愁天愁亦悵友芝不及浹旬友迺爲繫紅絲之足當姊弟集議之翌日友已以此佳耗達於天愁之耳且促其媒妁復告之曰老夫與吾姊氏皆甚重君茲事適已爲君道地無憂弗捷天愁顰蹙言曰不佞菲才恐不堪與鄭女士匹奈何友芝哂曰老夫爲人素極樸質謙抑之辭都非所習君言余直不知所答今欲以不答答君則仍如吾前言可矣天愁鑒其意極誠懇遂不復辯唯念紅娟固所欣羨而玳娥之高誼於心終不能忘旣不能效英皇復不能區軒輊一取一舍

理無可避而取紅遺玳局又已成頗疑此老爲人作嫁轉寢所生於不顧不知玳之負氣自矢久與老人格格不入也友芝察言觀色疑天愁或有不願復曰君倘以紅甥爲劣老夫卽亦何敢相强如或不然機固不可失也

天愁力白其非友芝之意迺解於是留飲盡醉然後言別翌日天愁果倩媒妁詣鄭氏劉無異言遂涓吉行聘劉旣得壻即欲速行婚禮裨門戶之計有所倚託紅娟不可侃侃言曰父櫬未歸而爲子女者乃謀新婚之樂於心於理均有不安兒意欲走京師求父骨歸葬故鄉以遂春露秋霜之願唯以門無壯丁吾母鮮人奉侍是以遲遲未果今吾母有壻而天愁無家……言至此吐辭亦少滯緩似含忸怩之態劉與友芝則皆眸子霍霍注眎其面若訝其言及夫壻略無囁嚅與玳娥之矢口自由皆非女郎本色者然轉念其言正確卽亦不欲呵斥靜聽其詞之結束第聞紅續語曰吾家旣與之比鄰則關門於垣往來立形便利吾母晨昏眠食不虞無人以承色笑兒雖遠去內顧可以無憂不亦善

乎。紅語既竟，友芝沈吟未語。劉已皇然動色曰：嗟乎！娟兒汝齒稚，乃不知旅行之艱困。汝志雖孝，然究爲一孱弱之女子，自吾揚以抵京師，道路之阻長壯夫跋涉猶虞或生意外。汝固欲以閨閣之身親試險地乎？紅涓泣曰：茲事兒已朝夕思之，至熟。母必不許。則兒請卽不復。眎息人世。吾母須知兒之故，爲放誕售畫以給饔飧，不欲屏男子於十步之外者，非故蹈今日女界之新習慣實，欲脫除女兒本色，以便馳驅道路耳。今若此女之希望全失，雖復鴻案相莊，桃夭迨吉，兒皆眎如敝屣矣。於是掩泣不止，痛呼阿父。劉聞之頓觸悲慟，亦相顧失聲。然一念紅之所志，則終覺其策非完善。因目眎友芝以謂紅曰：兒試詢諸舅父。舅父固老於風塵者，其言當弗兒歎。果汝舅父見與汝同母，必不施阻力。卽於明日爲汝祖道可矣。友芝不待劉復有言，卽搖首閉目曰：甥女宜勿膠執年高者，更事既多，所言必中。竅要余謂茲事當從緩圖也。紅娟沈嘿不應，而慘怛乃類失其魂魄。

第十九章

天愁既聘紅娟愉快。至於極點。平日善哭之癖。至是亦歸捐滌。而慄跳之喜子。且因主人將有新婚之慶。深盼親迎之日速屆。得金飲酒以展周旋。病榻之眉繡。蓋喜子自侍。天愁初未睹其歡笑。故生人之樂。非獨天愁未悉此僕。亦若忘之也。此時主人歌成得寶。喜子乃亦食指躍躍。揣摩瑟耽瑟。好未知風味。何若則於服務之暇。輒復閉目凝想。馳心象外。墜兒者年齡與之相等。而風貌楚楚。姿首亦復不惡。墜常往來天愁之所。狎與喜見覲面。既頻則嘲謔亦復不免。紅娟受聘之日。喜以間謂墜曰。爾我主人。旣兩美之必合。則爲之婢僕者。亦烏可。以向隅。吾祝汝家小姐速歸常氏。吾將請命兩主人。乞取一人。以慰吾之飢渴。汝謂何如。墜兒知其指已紅暈於頰。不置一答。歛避而去。然喜子之心。花怒發矣。紅娟欲迎父骨之翌日。天愁晨起。將遣喜子往邀友芝出郭。購菊。喜子噭聲以應。甫及樓下。忽聞叩門之聲。甚急。啟關以眎。則墜兒倉皇掩入。喜子未及詢。

其所來何事卽近與行歐西之握禮憨笑言曰天氣新涼又值清晨之際奈何僅御簿綿以圖觀美不觀指尖冰透令人代爲憫惜乎

墜兒曰余敬謝君余此時安計身之寒燠君胡不知大禍已至尙安然話溫涼乎喜子聞言疑己平時戲謔爲其主人所覺將有譴責之及然念已與墜兒雖踪跡不疎而形骸猶隔以例實事求是者猶差一間則私心揣度即亦不甚畏懼迺笑語墜兒曰君母介介吾輩之事度不至干嚴譴設汝主人有所呵責者余當泥首謝君以平君憤何如言時果跽其膝將爲膜拜墜兒微語責之曰嘻汝顛耶抑夢囈耶汝知吾所謂之禍事何在而爲闇中摸索耶言至此天愁徙倚樓窗作歟聲旋呼喜子蓋自墜兒入門之初一切雜劇天愁皆憑欄而寓目唯以喜氣溢於大宅則凡足擾其怒之事亦且無足擾其思慮之管故徐徐而發以驚兩人之私語倘值牢愁之際則尅怒作矣墜聞天愁之呼顏色立變即促喜子曰汝主已見先時有犬據地以覓剩骨今呼聲旣作恐犬將受呵矣

喜子。陽怒之曰。今且無暇與汝相較。俟吾得閒當令汝之脅骨斷耳。墜兒欲擰其頰。一舉首。則天愁眸子炯炯。正射其面。乃下其腕。輶弗作劇。於是喜子登樓墜。亦從諸其後。天愁本欲少事呵譴。以墜故忍而不聲。因詢墜以夫人安否。而其次即將探詢紅娟近狀。顧此書痴之羞澁。其狀乃過於女子。格格有頃。竟不能道一字。墜兒兀立以待。至於不耐。乃歔歔而言曰。先生！婢子有一言奉告。願先生毋驚驚。則婢子之言將不能盡矣。天愁驟聞此語。知有噩耗。將至盈腔之愉快。倏焉冰解。心脉顫悸。上及其頸。頸爲牽掣。不已急詢。墜曰。汝所言者。何事。盍……盍速語我。墜兒雖侍紅娟筆硯。顧一丁麤識文義。則不甚了解。盍字之詰。何屬。竟莫明其故。則且瞠目以盼。未能即答。天愁煩燥愈甚。盤旋起立。如蟻轉磨。樓上地氈幾爲其履跟穿透。久之久之。墜始噓氣。言曰。嗟乎。我家小姐……言至此。復沈嘿不續。天愁頓足曰。豈汝小姐以急病逝世耶。嗚呼。紅娟余則安能舍汝。余誓將隨汝於紂絕陰天之上。不更周旋人世。言際。搵淚不已。

## 第二十章

墜兒睹天愁之慘狀忍涕言曰先生母爲此態先生若是婢子雖欲有言亦弗敢盡其辭矣天愁急謝之曰是則烏乎而可汝家小姐究屬存亡與否幸速告我雖極足以動我哀感必當力自禁遏也墜兒曰先生幸毋忘此言婢子將爲先生畢述於是遂舉紅娟欲迓父骨之語一一爲天愁告至吾前書所記紅娟不語時此下情事微特天愁未悉即吾親愛之讀者亦以吾書未嘗詳誌必難明其梗概於是墜兒迺繼續露布曰吾家小姐旣與尊長之見不合悶惋無聊遂鬱鬱歸房廢然若有所失天氣固已新寒而久坐窗前弗歸寢所余趣之臥不應檢取書簏勞勸特甚無何復命余臥謂余已疲勞當謀休息明晨猶須蚤起以給使令余竊疑其有異雖爲承諾頗欲窺其動作遂陽爲伸欠狀起就余榻榻居吾小姐之榻後余於略閱數分鐘後口鼻間爲鼾聲身則潛就帳角窺眎先生母哂蓋凡爲婢子者猶鼠而主人則狸鼠憚狸勢而伏而心不忘狸則

窺伺分所當密故偵探主人之行事實爲吾輩天職此時則具愛主之心行吾平日之長技故愈不足爲先生諱也

天愁苦其言有枝葉甚不欲其引伸博士之驢券於是力請速竟其說墜兒以齒噏唇愴然言曰君苟欲吾賅以簡語則吾家小姐實已辭家而去爲鴻飛之冥冥耳言既遂嘿不復聲注目天愁之面觀其將作何狀天愁聞言失聲嘆曰嗟乎以妙齡之女子而馳驅道路與雨雪風霜相角逐危險已非片言所能喻况重之以奉迎先骨調護無人乎言時以手自搓作無可奈何態墜兒曰先生深懼吾小姐之逝世既知其非矣欲將吾小姐之確耗旣聞其實矣今又憂盛如此令人何辭足以相慰耶天愁強笑曰汝家小姐究以何時起行胡無一人預致防範誠爲余所不解墜兒曰防範乎吾即陰爲防範之一人以先生厭吾言之絮聒故未敢悉爲先生罄今懼夫人以歸晏見嗔請俟異日相告矣言際攝衣欲行天愁急挽其袂曰余以心志瞀惑言語之間遂致失檢私冀勿以爲

過。若。不。罄。情。披。示。者。余。終。不。令。汝。行。也。  
墜兒曰君眞纏繞人欲死吾當更爲數分鍾之留以竟吾說蓋吾自帳後竊窺時吾小姐方吮墨伸紙據案作書握管踟蹰腰以長歎予大懼其或生他故爲余所不及料故睡魔雖蒞力與余睫宣戰必不令其相與膠合送余入於南柯國境無何夜氣寢深秋風撼窗撼作響余欲促其歸寢又慮知余尙寢生其防範然吾小姐似亦知宵深寒重弗堪久坐者振紙簌簌眎前殊形迅疾已忽擲筆起立旋轉室中復近余榻微嗽呼余余陽寐不應則以纖指啟余兩睫若孺子之侮弄睡人狀於是余迺故爲欠伸張目矍眎彼遂從容謂余曰墜兒吾茲有書將致金陵女友翌晨余或晏起汝其以書令劉升致諸郵局俾可速達也吾聞言微窺其色頗不露勿遽態度於時轆轤之心軸爲之一舒迺歛聲承認此時吾小姐亦解衣歸寢甫就枕即聞鼾聲大作余疑其勞倦胥忘疑忌遂亦酣然入夢比寢則紅日麗於窗外矣。

## 第二十一章

當墜兒談話之時天愁沈嘿傾聽曾不參以片語。俾其詞鋒少挫迺此方耳。洗彼未舌捫忽聞剝啄之聲破空飛至音響銳厲迫促之狀如睹天愁蹙然曰此聲來勢突兀不識又將有何警耗嗟乎余心今已瓢搖旋轉有若空中之絮吾生不若意之遭際胡爲相迫而至耶言未已梯韻登登其人拾級而上天愁注眎其面則鬚髮斑白狀貌僵僂似表示其老於承顏順旨者蓋友芝之蒼頭劉升奉命而至也劉升起居天愁畢卽傳夫人之語促墜兒歸天愁聞言始如釋重負知無它種意消息相餉迺爲墜兒解釋引爲已過劉升唯唯承諾且言夫。人將屈先生駕有所商榷天愁固因紅娟故思造鄭氏旣荷來伴招致則愈殷然欲往然猶以墜兒之語未竟必欲盡聆其說始行墜兒慄然應之曰君必欲知此事結穴者吾請明以告君蓋吾晨起攀帳呼吾小姐而空帷徒掩其人已渺耳言旣復曰夫人本遣吾來奉迓以問畧久遂致遺忘今又重勞阿伯矣於

是。遂曳劉升偕行。天愁亦囁。喜子居守。追蹤而往。至則友芝握手歎。劉夫人亦苞淚相向。似生離之痛。痛於死別。幾眎娟爲壯士。不還者。天愁見狀。愈增悽楚。毅然自請任探訪責夫人。哈曰。子休矣。女旣潛行。壻更它往。老身煢煢。其將奚託。不觀彼之貽書。於子屬以家事乎。於是探懷出書。二授諸天愁之手。此書蓋即墜兒所謂欲倩劉升交郵者。其一則致夫人。一則留別天愁也。

天愁詳視書中所語。果皆以家事相囑。情詞悱惻。悽人心魄。天愁嘿然無語。不知所可。友芝慨言曰。君無庸戚。戚老夫慣逐輪蹄。而厭處里閨風塵之事。口頗饜之。非若君之戶庭弗出。舉步皆生荆棘也。天愁乃作無聊之慘笑。曰。書駿匏廢甯能如吾丈之所云。吾果覓得紅娟以返者。丈不將蹈失言之謬乎。友芝知其前言太過似。心不能遽折。急變易其詞。謂鄭氏非得健男不足以支門戶。天愁遠出。則門祚益形單薄。內顧之憂滋大。殊非爲計。之不得不若從紅娟意。闢門以通兩家。已則往來其間。與岳氏爲相依之邱距。則娟甥與他人所不能。

爲者胥恃天愁爲之不亦善乎天愁聆其言頗入聽卽亦不復致辯友芝又謂劉曰弟來此間已非一日家食旣久令人羸瘦思他適者屢矣令娟甥之行欲往踪跡勢又利於首途之速弟請即以此際附輪過京口庶可及耳劉曰吾弟盍少俟姑候薄具卮酒以壯行色可乎友芝曰弟之啟行惟慮不速烏可更言濡滯他日甥女歸來吾儕聚首之期方永奚必今日哉於是趣劉升治裝期在即發此時玳娥在側見父將行亦現孺子之色爲依依膝下狀友芝曰吾當與娟姊同歸汝須善事姑母俾得節其哀痛卽爲汝之善體若父奚事戚戚作兒女態耶言已復與天愁作別此時門外已有僕夫效駕劉升佈置行李訖卽入伺主登車友芝揮手出門第聞街石鱗鱗而明月一輪又送此老人以別綠楊城郭矣

## 第二十二章

玳娥自受姑氏之激刺所漸漬於紅娟豪放之氣已大銳減然天愁德其拯己

無形之敬愛恒流露於不覺。玳娥亦感其意，惟懼。擗。嫌。謗而淡漠之迹。幾乎人以不堪任受此類狀態。蓋自友芝啓行之先，已露其概。迨積之既久，遂若成爲故常也。天愁既肩家事之託，果於樓之東偏啟一門，以通鄭氏。晨興則至夫人所起居寒燠，或爲經營家政，宵分既屆，則課喜子以扞擗門戶。眎紅娟在室時，惟謹劉失女而得婿，體貼入微之處，又超其女而過之。離索之情爲所融化者，殆非淺渺。玳娥迫於地位，不得不與天愁狎見。天愁以紅娟故而妹玳，玳亦遂以姊丈呼天愁。稱謂之餘，無它酬答。玳娥固善淺笑，頰際雙渦秀倩，欲絕迺歡。笑之頃，聞天愁至，則立已。天愁既去，又仍其故。夫人私謂世有忘憂之草，而天愁之身，乃能令人忘歡似玳娥之歡樂。一值天愁，類於纖雲爲風所捲也。紅娟之行微特，不令母與舅父或覺，卽親暱如玳，亦未嘗預爲之告。玳念已之潛詣，天愁實爲先河之導。今姑氏雖弗相責，而私衷自訟，不得謂非自吾作俑慚沮。既積無聊益甚，而森冷之面目益不可耐矣。

紅娟行後倏忽月餘時屆仲冬寒風怒號薄日無色栖鴉爭樹啞啞墜枝夫人晨興卽盼遠人佳耗梳裹未畢已開窗遙睇喃喃語曰昨日尙有靈鵠來噪余謂娟兒當有稟柬上余鵠乎汝何誑余若此且并不來余前乎言未已爭樹之鴉互以爪扭烏衣鬪爭於空際見有作壁上觀者懼而解散然相去既遠則張口向劉而罵劉怒迺亦以罵報之似有鋸樹相捉之概此時身側有人呼曰吾姑何爲不豫彼豈真能知人禍福而可歷歷不爽者吾姑早餐未進顧與彼尋氣惱耶劉聞言亟回其盼則玳娥淡妝雅服盈盈悄立似尙續有所語者劉因強笑以自解曰余非怒其飛鳴相向余實怒其有生之初何以爲鴉而不爲鵠致令余之畏與彼見也此語旣發玳娥果爲瓠犀之露微笑言曰吾姑之起雖夙而郵便之來胡尙未爲吾姑所知吾姑亦知娟姊已爲父所覓得同居京華雖旅邸乎劉聞言瞿然凝眎索函審閱玳自懷中取書以上則消印迷離郵花燦爛果爲京師所發蓋劉與羣鴉宣戰時郵人之所傳致者也

書爲友芝手翰備述別後訪求之苦舟車之瘁繼迺述於京津鐵路中獲與紅娟相遇因強與偕行至於都下歸期當在燈節後也劉得書反覆審眎頗以書詞太簡疑其弗盡翔實此時天愁亦蒞聞友芝有書至亟就劉手觀其大略閱竟頽首不語而驚喜之色交集似表示其中藏轄轉者此時三人以面相覩各無一語而私衷所蓄則咸以此書之確否爲至可研究之資料久之玳娥始謂夫人曰吾父質樸素不喜作誑語旣云覓得娟姊姑母當可無憂盍命墜兒備蚤餐姪當侍姑母盥沐以臨餚所也劉聞言略領其首天愁不覺回面微噓其氣玳忽蹙然不怡秋水盈盈倏焉欲涕天愁警見其狀知必有故顧無辭足以相慰蓋失詞逢怒久於紅娟飽爲領略今玳之難於窺測眎娟又加一等則天愁之無所措其手足宜也

## 第二十三章

世界阻闊之境遠或極於重洋深或至於海底高或達于天空莫不可以人力。

令之相通無憂不達其所欲赴而惟人心之谿壑覲面之山河其幽渺夐絕斷非外物所能及至兒女愛情之變幻則尤離奇惝恍不可方物或貌合而神離或貌離而神合雖當局者亦莫知其故而它人奚論也天愁之於玳娥既以嚴憚遏其愛慕而形骸之見雖值事出倉卒顧乃不敢不謹當玳苞淚之時似有無量慰藉之詞欲爲貢獻而簡繁輕重似皆憂其不當則謹安緘嘿見狀彌覺其苦玳又若懼淚態爲其所見陽眎壁間之畫迴面以巾自拭蓋其心之別有感触非獨天愁莫喻卽當局者亦不自知其所由也天愁素固買愁爲活旣日感與懷愁者相漬則工愁之程度驟長於是口儻闕啞而心同轆轉見玳娥之掩涕遂亦不自覺其漣涌劉睹墻若姪之淒楚疑有它異慘然言曰紅娟果有受險之事汝輩當舉其實以語我無令老人處於夢夢須知世界之中無地足以容人之隱秘妄謂隱秘弗爲人測者其人非愚駸卽任性也言至此玳娥慘淡之容忽呈絳色似又觸其微行前事者

天愁意良不忍急辯此書之外確無特殊之消耗蓋旣藉以祛劉之疑霧亦俾玳得少受戟刺也玳心摯感天愁之體貼而終不欲現之於詞色落寞之象令入索然氣盡天愁司空見慣亦弗爲怪俟劉更無它語逡巡以退退則尋繹書中旨趣研究紅娟近狀忽忽不覺終日是夕月明如畫樓上清寒徹骨天愁餐後無俚凭闌凝眺棖觸往昔夢痕歷歷印入心包恍如昨日於是憶及聞哭聲而詣鄭氏詣鄭氏而遇紅娟以至訴畫之逢嗔傾樽之縱飲靡不俯仰追尋若翻積牘追念未已悲從中來不覺頓觸夙好縱聲一哭響震屋瓦此時喜子倏自夢中驚寤大呼火起天愁初猶溫理哭課以故喜子之聲爲哭聲所淆混不獲入聽既而微有所聞瞿然致詰喜子顛蹶登樓摩杪倦眼指劃天地以證所見天愁咄曰汝乃眞足以偶墜兒余聞墜曾能於夢中呼賊汝亦能於夢中呼火事之無獨有偶乃至於是彼將不得專美於前矣喜子期期辨其弗誤天愁驚回其首驟見隔院之中烟氣迷漫月光皆爲所蔽

鼻際猶聞焦臭之氣中人欲喊天愁慘甚扣壁呼劉弗應則呼墜兒呼秋芙以至呼玳娥而不復避忌然迄無一答似皆墮入夢海者天愁怵於勢不可緩即持燈并步而下直扣角門急呼闢戶仍不獲報天愁乃竭生平痛哭之力率喜子破局以進此時劉亦驚起共覓烟所從出乃在玳娥之室比至則喜咄之聲已達戶外隔牖窺眎第見赤舌炎炎吐其光焰狀殆不可嚮邇天愁血注於心披髮大呼曰火勢如此之猛玳妹烏能當此語未旣毀櫨而入腕力驟偉若有神助劉及喜子駭絕第覺心腕皆顫欲挽已無自支之力天愁眎身幾非已有撥火而進眉髮焦灼火中不辨趨向來尋突迄不得玳娥之所在天愁悚急欲狂啟口一呼則烟焰塞喉以入天愁心斷氣絕竊自語其心曰玳妹拯吾於病吾拯玳妹於火報施之理固應爾爾今事果不濟吾其葬身此中矣於是力與祝融宣戰竟挾一壯士不還之志

## 第二十四章

玳娥傷心人也。其門閥固弗清寒。其身世亦非寥落。惟以漬於好奇之習。贅服以濟天愁。一遭責言。舉動輒形乖迕。蓋道途之荆棘。可以剷除而人心之荆棘。至難翦芟。玳旣寢成孤僻境。遂愈趨愈窘。初無惡於天愁。始則拒老父之論婚。繼乃厭與之爲酬酢。一似此人受其將護。忽焉陷入罪罟者。然當芳心內訟。未嘗不自知其嚴酷也。火發之夕。玳以心緒糾紛。倚枕披書。以遣長夜。不謂燈與書近。拋書觸燈。燈仆煤油。傾倒沾漬帳角。帳立焚灼。此時玳娥初入夢鄉。黃梁正熟。祝融氏長驅而至。玳初未爲所覺。蘧蘧然方偕蝶化。比蘭衾成燼火。自榻外延及玳之身。次玳着衷衣。驚呼而起。烟焰已布室內。張口初不能聲。顛躡踣仆。無由奪門而出。奄忽閒火竟焚。及其額。遂暈絕。不復省天愁之至適。值其初仆故呼者。口瘡百無一應。

天愁覓玳。不得皇駭。至極神智。亦幾憤亂。其心惟念。玳娥拯我於病。而我不拯玳。娥於火。則神明之疚。將與此生爲無。旣絕鮮自贖之策。思及此。竟置死生於

度。外力振其氣與方張之烈焰。宣戰火炎炎燎及其鬢鬢受焚灼立及顱額窗  
外。劉及二婢亦各荷盆挾盞取得水泉以施灌注。顧婦女之力微薄雖出之以  
傾倒終有杯水車薪之歎。然天愁之身則淋漓殆遍。以故眉急暫緩猶獲奔馳。  
火窟于時忽有一物近足目爲烟漲不能審眎揣之以手覺其溫更疑爲玳娥。  
擁之而出及窗始覺所擁者初無肢體與人弗類迺棄之復入蓋此物實爲玳娥。  
娥之衣囊苟非駿堅當無不能辨認者。然倉卒之中可矚之事極夥正未可爲。  
天愁責也。天愁復入之頃心慮玳娥已應祝融之招將爲火中蓮蕊心緒益益。  
紛亂抵牆觸壁狼狽殆難言狀。

已乃一躡而仆仆處又有溫更之物相值天愁心口商榷竊自計曰玳妹倘仆  
於此此間爲火勢所不及或者竟得天佑慶無恙乎遂舒掌捫搔果有酥胸觸  
手不覺矢口而發曰謝：此語未竟烟焰直達喉際不復能語然猶勉自支柱。  
舒其顫顫手腕力轉玳之軀體入於腋下天愁體質素孱平日挾一重物力猶

苦其不逮。此際挾一成年之女子，馳驟火窟，輕捷倏如猿玃。火知天愁，勇氣驟增，亦眎之爲大敵。出其全力，直趨天愁面頰。天愁坦若未覺，置玳掖際，若挾雞雛。且以一手自障，似眎之爲堅質，非火所能犯者。顧此質究爲肌肉所成，越一剎那，弗啻豚肩之受燔炙，既及戶外，始覺周身楚甚。而雙臂之痛尤劇，甫釋玳娥於地，已疲憊不克自舉。惟力揚其聲曰：玳妹幸已出險，則凡百都無所惜。室中種種聽其焚燒可也。劉於紛亂之中，驀聞此類慙語，亦幾爲之失笑。而祝融之氣焰，則以未能獲雋適，又興盡欲返。劉得此間，遂督率二婢，竭清酌以歡送。此際門外人聲潮沸，有數健者破扉先入，衆遂相繼而進。蓋皆聞有火警，馳驅以赴者。第諸人之來，爲時苦其不夙。惟於歡送之中，佔一位，置而祝融已厭與爲酬接。翩然竟逝。劉驚魂少定，出貲犒衆，畀玳入於己室。天愁整其焚餘之冠履，趨從玳後，已忽傾耳，有頃失聲驚訝，如有所見。於是眎綫之集於玳娥者，咸轉而集於天愁。

## 第二十五章

天愁之所驚訝者非它蓋榻中之玳娥既受焦頭爛額之傷復膺迫促震驚之懼當爲天愁所拯時一息奄奄已與生人相遠殆火事既歲狀態愈形危殆玉顏徧積灰垢而朱櫻慘白血脈似皆枯萎手足僵直弗動幾與一瞑不視者埒天愁驚極而涕涕已而號出其善哭之長技若牛鳴若鯨吼跳擲玳娥身側雖臨喪之躊躇無以過劉睹此狀搵涕言曰天愁若非婦女非孺子胡能第以哭泣爲務須知玳娥果成絕望卽呼聲動天地傾淚若江河不足起之於九原之下不然者苟有可轉之生機則藥石鍼灸利在速達無益之悲祇亂人意不若收汝縱橫涕也言際且予以巾使之自拭天愁哭興遄飛悉置之於不聞不覩劉無如何亦和之以哭秋芙見二人皆哭疑其主必且無幸乃繼劉而哭此時未哭者惟墜兒一人顧墜驟憶紅娟之行其生還與否皆在不可知之數已與喜子將並成爲無枝之鵠不覺爲最後之加入此時玳榻四周哭聲大震窗外

樓鴉甫於火後歸宿。聞聲又復驚起哭有頃墜兒忽躍起駭走如避捕捉時天愁兀坐榻側。一足拳縮。一足則舒於暗處。若牆壁之有撐柱。墜兒犇踐其上。足與足爲無端之遇合。身遂順足意旨仆於天愁足下。

天愁爲其所驚哭聲遽輟。墜兒出手摩其膝。牘顫言曰：「劉小姐已爲戶變。吾懼其將噬我。我頭尙欲留以噉飯。烏能聽其噬去。先生幸卽釋手。毋濶我事也。」天愁聞言回顧榻中玳娥。則星眸微展似有呻吟之聲。出於喉際。不覺喜溢眉宇。急止諸人勿哭。近而諦察。則鼻間之呼吸似亦通利。於前劉知返魂。有望亟命進以湯飲。以指擘其唇際。亦不類先時之格拒。有頃湯液下咽。痰涎溢出。狀漸甦醒。劉附其耳呼曰：「姪女吾輩悉在此地。汝知之否？」初爲此語時。玳尙若無所聞。及其語更發。則張目四顧。口唇掀動似將有以相答。顧舌猶木僵。格格不能遽吐。久乃發爲斷續之語。詢其身在何許。天愁及劉見其能言。如獲瑰寶。樂乃至於無藝。劉爲歷述火勢之猛。及天愁赴救狀。玳於枕上答已疏縱。憤欲自

撾顧手腕不隨其意天愁懼其初卽清醒少一拂鬱將復昏瞀所以慰藉者良厚玳意少釋復謝拯救之誼至於泣下天愁弗有其功而喜得玳之獎飾乃际科舉時代士子獲宗工之賞識者爲猶快蓋此少年意中直恨火之發現何晚不蚤令其得酌恩於石榴裙下也自此夜後玳娥臥床者將一旬劉爲修繕祝融殘破之屋待其歲事始令遷入天愁朝夕病榻周旋甚至玳感其意無復冷語冰人之故態劉則鑒於前此之決裂防閑之語弗敢無因至前於是二人之蹤跡不疏情歎亦以寢密雖咸知守禮莫敢踰越常度而天人之界倍極危微玳娥旣愈閒亦詣天愁之小樓無復避忌天愁每值一念之起則苦憶紅娟不欲自附貳臣之傳又念玳之喜怒難測苟不遠觀而狎玩恐今日和易之態又將變爲森冷以故懸崖之馬尙克控制然心旌之搖曳蓋不知其幾千百轉矣

## 第二十六章

謂天爲有知耶則摯性過人者不宜得天闕之僇典謂天爲無知耶則血誠所

積者。胡亦有必發之幽光。蓋天介於可憑不可憑之間。而世界之種種悲劇。乃緣之而起。弗則人無遺憾。則紀哀之作。將絕迹於天地也。當玳娥遇險之後。天愁益以門內治安爲已任。每值宵分。則親執巡徼之役。以斬無或。有前此變故。雖或諸人皆臥。天愁猶籠燈火。謹眎門戶。不自厭。勸蓋吹蠶。補牢寢以成癖。不自覺其過謹也。一夕行過玳娥窗下。聞其中有人私語。喁喁切切。音極沈細。雖不辨其所語何屬。而兩人之中。其一則斷爲男子。天愁私念。玳娥持身素謹。驚老感帨之舉。必非其所肯出。甚慮墜兒秋芙輩。或瞞玳歸寢。不復修其行檢。思及此。頗覺此事之關係於玳。至爲切近。不覺步爲之駐。欲一探其究竟。乃滅燈伏窺。自一窗隙。寓目不意所見之狀。竟與所料相反。當其凝睇注眎。已見玳娥面。窗佇立。附一男子。之耳密語。男子面與窗背。不能晰其何人。第覺冠服樸素。而肩背僵瘦而已。天愁至是愈益疑訝。傾耳欲得其片語。以供紬繹。顧傾聽良久。不獲得其端緒。天愁之心。轆轤不已。深慮此人。或玳娥出眎。狀殊弗雅。方欲。

廻步不更留滯驟聞玳娥謂此人曰汝至我處當弗令一人得知奈何墜兒在側汝即矢口而陳略無避忌倘吾家姑太太或常姑爺知此消息且爲奈何語至此又微細不可辯天愁味其語意雖素堅信玳娥不覺亦生廻惑既知勢不可留悄然自去此夕天陰無月燈火就滅鮮可燃處甫舉足忽觸階石頽然欲躡天愁體質素弱加以火災之役勞勦尤甚以故躡後脰骨立形凌楚幾於不能起立然玳娥室門乃研然作響此人似已掩抑而出天愁大駭如劇盜之懼受捕捉囁齒忍痛蹇蹙而犇至角門不獲喘息天愁衣服寬博後裙能蔽其踵行時曳妻有聲類受人之追逐比至角門之外始敢回顧驟見黑物一團蹲峙牆角方在疑惑物驟起立直撲天愁身後天愁愈駭時已爲所追及突有兩手擁蔽天愁之目且作呢聲天愁於是始知其爲喜子意必有所期會乃冒爲此惡劇因叱曰蠢才汝以吾爲何人而謬妄若是喜子聲聞知爲其主遂如鼠見狸釋手不敢復動天愁復叱曰汝不見吾燈爲風所滅今方處於黑闇耶喜

子聞言竊喜得間立應聲取火以至燈光之下窺見天愁面色有異則注眎不已。

天愁促其執燈導已登樓於是此頑劣之童子始嗽而迴步是夜天愁寢不成寐揣摩玳娥室中之男子果爲誰氏又念玳之平日操守似不應即於墮落而現象如此其故當何所在每一思索則誦所聞之數語如參禪諦如溫故書顛倒莫能自己喜子懼膺嚴譴則鵠侍其側不敢仍其貪賊之故態天愁揮斥使去兀坐不寐迨寒夜侵骨鴉聲起於庭樹乃歸寢所苦思既不得通則盼天之速曙俾得早詣玳娥探其舉動然時間之修短恒眎人之心理而異此際固雖近日而輾轉反側者則眎如年之長夜弗異側聽樓下喜子鼾聲恬美若將持以驕其主人者然而樓中之人苦矣。

## 第二十七章

翌晨天愁匆匆櫛沐即詣鄭氏達劉室劉猶未起訝其晨興之蚤詢將有何事。

故天愁盈腔疑慮末由自解顧一經劉之相詰則又格格不能自吐乃權辭以對曰昨宵被酒未曙卽口渴思飲以是遂未更臥耳劉曰少年人多飲傷血此後宜少有節亦保身之一道天愁漫應之而意實不屬唯延頸門外以須玳娥之至然玳之平日恒以十時始起將午而晨妝乃竟此時朝暾初旭例固不當卽至天愁神思惝恍固已漫不記憶也無何劉起盥漱具蚤餐天愁始憶已於今晨尙未爲五藏之神報賽果也藏神恫怨枵腹之聲大作劉覺其故力以加餐相勗又有頃花傳影正日將亭午玳娥始翩然戾止見劉及天愁前道蚤安而慘淡之容則非笑語所能文飾天愁睹狀愈滋疑惑駭頻目其面一如昨宵喜子之於己玳娥驟俛其首面色大頰天愁竊計所疑或果不幸而中則此豸娟娟甯不重增有心人之惋惜思未及竟劉驚顧玳發問曰昨夜吾聞扣門之聲甚厲以爲京都或有電信至家故事併非時而至旣而乃不復聞嗣響意者吾年已艾聽官竟不用命乎語至此玳

之頰顏倏又轉白。期期艾艾似不能寘一詞。久之乃謂天愁曰：姊丈昨巡門戶亦嘗聞此扣門之聲足與吾姑印證否？天愁知其乞援於已，欲寘身於茲事之外，顧雖心竊憾其不以待若人者待已，而屈服女郎專制之下已久，順顏承旨，眎爲應盡之天職，遂逆揣玳意必將謂前夕之初無此事，庶劉可不疑其有人入室。於是如所欲言加以粉飾曰：此或鄰家夜歸而慈母思女，遂有此幻覺，實則吾殊未聞有此也。天愁之爲此言方謂稱心而道玳娥當喜有人爲之將護，實然微窺顏色，第見眼波瑩瑩似將隕其鮫人之涕。天愁自念未嘗開罪奚爲，又逢其怒，不覺瞪目直眎，增一問題之研究。此際玳娥之淚初不因其研究而止，則且連翩下注沾漬襟袖。時復以巾自拭，舉其淚眼窺劉，以及天愁窺己，淚又續下。己忽縱聲頓足嚮壁痛哭。天愁及劉爲之大駭。劉顫顫而言曰：玳兒汝有何冤苦傷感迺爾？玳娥不應而俛仰不能自止。天愁初猶妄自揣測以爲已言，慈母或觸其失恃之痛，至是已覺思想之誤，忽又憶其所聞之私語，廻環嘿誦。

可分許。鐘驀前握玳手曰。玳妹汝勿爲我諱飾。我之紅娟無恙耶。話時已帶哭聲。兩語既畢。則哭聲大作。玳娥之聲爲其所掩。如瓦缶與黃鐘之比例。玳未及。當其間。劉亦拭其將衰之眼。搘涕言曰。玳兒旣得紅娟消息。胡爲弗告汝姑。須知汝姑家鮮次丁。異日之春田一蔬。秋田一韭。猶賴吾女以代壯男之責。吾眎得其確耗。蓋眎饑之得食渴之得飲。甘也。玳驀爲天愁所握。柔荑戰戰森冷。如沃冰雪。心脈跳盪。弗已比聞劉之苦語。則愈縱橫流涕。不能自止。天愁至是深信。昨夕所見。確爲紅娟之鵬鳥。於是忍涕呼曰。妹勿更事。韜諱京俾之來。吾已得有密切之調查。紅娟之生之死。久終當揭曉。豈其遲不見告。遂能生死而骨肉耶。天愁言旣慘然凝聽。玳娥躊躇不語。仍循其揮涕之常態。爲時可分許鐘。

## 第二十八章

讀者諸君。猶憶吾書首章所述。天愁情事乎。天愁驚夢之日。方值春杪。而疑信。

間之紅娟噩耗則得之冬末蓋當晤談劉氏室中時劉與天愁雖極研詰而玳娥終未罄情披露天愁凝待既久不能得其要領怊悵之心大類蟻游沸釜玳娥囁嚅既久忽亟稱腹痛興辭而出天愁追隨其後微語曰玳妹今日之事君必有以見告否則吾弗病死亦應悶死玳回顧曰吾將持何語以告君吾旣未得京師之信卽亦安能妄造黑白謬指娟姊爲逝世嗟乎君非有仇於彼奈何必爲詛呪耶天愁曰妹旣未聞確耗胡爲悲傷如許玳娥曰吾思娟姊遠出爲之母者幾有每飯不忘之致吾則靈萱萎謝誰復能識女郎之甘苦觸境生悲是以不獲自止君謂不當爾耶天愁察言觀色知其非由中出然無術可以相難詞鋒爲之頓沮玳見天愁語塞乘間疾行趨歸己室

天愁追蹤而至則屈丁東繡簾窣地儼詔人之却步天愁悵然獨返尋繹適時現狀知無佳朕踟躕躅意致灰爛每一舉步覺所着之履重量逾于尋常倍蓰閱分許鐘僅過一重院落此時院中岑寂庭樹蕭森落葉乾黃戰風撼撼

葉上日光淡白。慘慄無色似天。知人意之蕭瑟。故設此境以助牢愁者。天愁意中已眎紅娟爲逝者。凡此庭前風物。有足永娟之紀念者。無不係之感慨興其懷于俛仰。以至覩壓檻之修竹。遶逕之蒼苔。亦且描摹暮天翠袖。跔地鳳鞋。恍接亭亭之影。已而墜兒提壺過側壺。卽娟在家時嘗用之。與天愁對飲者。墜兒呼曰先生夫人待君同餚。命我行沽。先生幸勿遠去。勞人往返。天愁領之。以首清淚倏又奪眶而出。亟前行及劉室外。蹣跚越限。忽覺有物礙足。蘇蘇作聲。俛而掇。際所履乃一紙片。然已接抄作胡桃繡。其中字迹。惟覩約略。天愁故有惜字之癖。謂零行剩墨。胥爲國粹之所寄。縱非盡堪寶異。而迤連棄擲。實大不可。非必怵於因果禍福。始用是兢兢也。此紙亦旣發現。方欲展取觀覽。墜兒已以酒至微語之曰先生何爲不入。夫人豈又悲泣耶。天愁至懼。又觸其悲痛。轉歎淚凝爲慘笑。然笑容落寞。彌足肖其無聊狀。况天愁固不工於語言。而心緒糾棼。則愈難於酬答酒杯。

在手都忘斟酌飲際。劉命招玳娥共玳謂腹痛殊甚辭而弗至。劉聞言亦不復強。既而二人方飯。玳忽匆匆自外入。週眎室內地上復以手探衣袋。亟稱怪事。劉詢所覓何物。輒期期不能致答。有頃始言所御約指遺失此物。值非淺渺苟爲它人所得。殊堪惋惜。劉曰此物失之猶可復得。汝倘冒襲風寒。痛益加劇。奈何。玳娥搖首不語。搜覓益急。天愁此時。憬然有悟。停杯注眎。玳娥睹其目光閃灼急倪。其首紅暈於頰。不能自己。天愁見狀。益覺所疑。非妄因。不更爲辭。費趣命墜兒傳餐。略一舉箸。卽輟而趨出。於是遄歸樓上。出所獲之紙。喃喃自語。曰玳妹所求之物。得毋即在于此。嗟乎。吾甚願汝出吾意料之外。勿令吾之多疑而中也。

## 第二十九章

天愁且言。且展其紙。手腕戰戰如擎重物。迨擘其襞積字迹。躍然紙上。天愁不及熟審。面已與土同色。蓋此紙非他實爲吳牋。一幅牋上淚痕狼藉墨光藻采。

都爲所沈蓋此中消息不待圖窮而七首見矣天愁心脈大震手愈戰顫不已忽置書於案曰吾寧寘而不眎庶顛頽之中可忘憂恤然甫寘卽又取之於手似有迫之審覽者書爲紅娟所寓而欹斜不整恍睹病骨支離之狀況而書中所致之人則爲玳娥天愁吻之以口且爲妒詞曰卿乃不屑與我以數行而必貽書於玳妹……言至此驟睹書中數語卽不復能爲賡續其書曰

玳妹左右計吾書達妹之日吾之魂魄久逐風而逝不復能與吾妹共處一世界矣溯自妹至吾家吾兩人耳鬢廝磨形骸不隔妹嘗言異日吾兩人當共事一夫子如娥皇女英故事吾輒哂爲一夫而有二妻終非盛德妹亦頗憶之耶吾又嘗謂有奇行者必有奇禍而庸庸之福則賦自生初此事自關天授非由勉強吾不幸而好奇處家庭閉塞之時動爲放浪形骸之舉膏火自煎山木自寇自惟薄植久知非壽者相不幸天愁亦有奇癖閉門索處舍吾輩三數人外其心似不知中國尙有人類故狂歌痛哭長日不知所可

竊計吾耗既達彼又得一哭料而摧殘玉樹萎謝春華都非所計矣。天愁讀至此擊案言曰痛哉言乎娟娘……汝知我我又安能不哭遂縱聲長號響徹屋瓦須臾墜兒自隔院犇至謂夫人聞聲詢問其故敬屈先生一往天愁曰吾有善哭之疾夫人寧不深悉若欲吾之明其所以詎非苦人所難耶於是麾之令下復讀其書曰

吾母中年既遘吾父之喪復遭愛女之變煢煢孤影其何以堪伏枕焦思了無長策計惟秘我噩音加我醜謔謂我不願嬪於天愁是以留滯都中不謀歸計庶幾吾母一怒而殺其悲它日縱有所聞哀痛不憂逾量矣天愁以無過之身驟爲吾所屏斥則其愛戀之力亦當銳減吾當乞於舅父仍以妹爲之偶且令吾母女妹則吾母無女而有女天愁無妻而有妻一舉而備數善不亦可乎

天愁至是頻搖其首曰茲事亦烏能爾微論汝以皎皎之身不能負汝汝之謗

即汝家玳妹以女郎而襲男子實亦中於好奇之病度亦難爲庸福之享而天愁旣爲汝所棄安必不骯髒抑塞以至於死耶嗟乎汝意良善汝計則拙恐辜汝之盛意者不僅爲余一人也言時復念前所竊聽之語玳娥所以懼爲己之所聞者一以娟之噩耗一則在於玳之婚事杯蛇市虎倏成疑獄苟非此書入於吾手則雖少知玳之心迹然終處於若明若昧而玳之心迹終弗大著故此書之失彼雖以爲恨事吾轉以爲可喜弗則窺前私語吾終不能無介介也思及此又念與玳共語之人當即寄書之使此使必爲劉升乃可入玳閨闥而無禁此時天愁推求盡致如偵探之遇新案必期窮其餘蘊而手中之尺素轉寘而弗省躊躇間忽聞樓下喜子有懼呼聲靜聽之似言鄭小姐旣歸揚君胡不面吾主以一慰其飢渴旣而梯聲登登喜子偕一人俱上天愁睨之不覺神爲一注而驚懼憂喜交并矣

### 第三十章

與喜子俱至樓上者。非他。蓋卽劉氏之老僕。而天愁所念之劉升也。劉升倏面天愁。倉卒幾不能成一語。喜子自矜其伐。則且歷言升過門首已之招致。其入以爲媚。其主人地天愁。雖知紅娟必無生望。然百無聊賴之中。忽得最足動聽之語。則萬一之希冀。因之而起。不覺遂以紅娟歸來之耗爲問。劉升聞言。狀益慘淡。遂支吾其語。以應天愁。天愁已知喜子之言。出於穿鑿附會。以面嚮壁涕浪。浪下不能自止。劉升覬間。欲行天愁。亦不相挽目送其去。復揮喜子令下。仍取紅娟之書。續讀之曰。

天愁遇人接物。能方而不能圓。能眞而不能僞。能追摹古處。而不能近逐時趨。令治家人生產。或干求祿利。誠非其選。然天真爛熳。恒見之於行事。其愛情之濃厚。實超出尋常萬萬。得壻如此。閨房之福。當不可量。願妹勿失之於子羽也。

天愁讀至此。涕下如注。謂娟眞爲其知己。然懼悞讀此書之畧刻。弗敢縱哭。復

含淚以讀曰

嗟乎玳妹吾自出走以來。自秋徂冬奄忽數月。長途跋涉寧弗苦辛。然未越鄉關已逢舅父扶持提挈。弗異嬰孩旅况。羈愁幾於驅之淨盡。回憶在家時所擬行路之難。曾未獲睹。其一姊體質雖弗彊。固然受如是之寶護。詎遂虞有意外。不謂護之過深者。則傷之者亦愈易。抵京後幸獲吾父之柩於淨因寺。桐棺置於蛛網。封題掩於塵埃。慘目傷心。於斯爲極。姊爲人子女。烏得不悲詎謂哀傷。初集病魔忽侵二暨。凌人抵隙而至。初猶聽其生滅。久乃入於膏肓。盲鄉關何處。魂飛慈母之懷。泉路非遙。死侍阿耶之側。長與吾妹生死辭矣。夫人孰無死白首。困於牀第。俾憎厭者。際爲疣贅。誠不若少年夭折者之猶足動人悲惻。第念舅父以姊之故。奔走道路。迄於今日。一櫬未歸。又以新殤相累。勞其精力。耗其囊金。暮年遠客。何以堪此。且姊至今日既不能謀安窪。空以妄先靈。復不能重侍慈幃。供吾常職。雖及重泉。猶有餘罪。臨命之後。

目不暝矣。屬稿之初。方當長至。而遷延停輟。乃及新臘。伏枕拈毫。筆如椽重。計此書達覽後。當在梅花香裏。而姊已棄化歸盡。永永不與世界相面矣。異日者。妹與天愁結禍之後。幸善告母。與天愁俾眎妹。一如眎姊。而吾妹之待之者。則願善取姊之責任。肩以一身。苟死而有知。所以啞感吾妹者。甯有涯涘耶。書不盡言。淚隨墨罄。妹誠知我乞鑒。哀鳴愚姊紅娟留訣。

天愁讀竟此書。淚被於面。不能更爲一語。已復朗誦能方。而不能圓數。語縱聲一號。嘔血盈盤。遂伏案。量絕量後。不知幾何時。忽聞身畔有人哭泣。啟眸凝眎。第見樓中已張燈火。一人雲鬟斜顰。躋頸低垂。翠袖盈盈。舉而自拭其涕。其人非他。蓋玳娥也。玳見天愁已甦。卽呼喜子令具湯飲以飲。天愁已則凝立其側。舒其顫顫之聲浪。以詢天愁所苦。天愁喉際痰涎湧塞。喘嗽有頃。久乃能語回顧。案上已不見書之蹤跡。知爲玳所收取。期期詢其何往。玳娥歎歎言曰。長眠者業已。一瞑不眎。君尙以爲未足。欲相從於地下耶。且吾姑母年逾知非。疊經。

變。故。倘。少。有。所。聞。君。能。促。其。不。生。他。想。否。言。時。掩。淚。不。已。

### 第三十一章

天愁爲玳娥所驚覺。苞淚於眼。不復能爲一語。玳娥懼其愈增憂鬱。急致寬醫。之語意極誠懇。天愁簾垂雙目似一無所聞見。而所識書中數語。則且如僧道之諷持經卷。嘿誦弗輟。玳娥無可如何。頓足長歎。逡巡自出。是日之後。天愁以哀傷故。復罹於病。病中篤念紅娟。覺其夙昔相處。非第言笑之時溫婉可念。即輕顰薄惄。亦皆天真爛熳。非它人所能及。蓋人於生平。狎見之人。感情縱極融洽。而忽於所習初不覺。聚處之懼爲可貴。一日離索。則生平歷歷心數者。神魂飛越。往往莫克自止。况人天既隔。相見無期。加以山川沮深。未獲爲最後之握。手亦安怪天愁之哀而思。思而病也。病中日月。排遣殊難。然銜燭之龍。初不因人苦。無聊輟其馳驟。短馭忽倏。當殘臘。比鄰酬神獻歲。喧闐嘵笑聲達戶外。而常鄭二氏。則門庭寂寂。以視平居之際。似尤落寞。天愁無所聊賴。則撫紅娟。

爲其所繪之肖影與所得之詩巾。朝夕把玩寄其幽恨。巾及肖影爲淚所漬。斑駁黯淡。大類塵埃。中物而寶愛者之心理。直眎之爲生命所託似儻。其爲第二。我生命者猶覺不以其倫也。玳娥自紅娟之手書。發現芳懷。忡惕悲喜。都無所可欲。詣天愁問。疾輒慮其以書中所語相詰。每不期而自回其步。然一入己室。則思潮又起。以是恆瞰天愁之寐。候其起居。久乃漸成習慣。天愁一寤。則匆匆避面。如有驅之者也。

舊歲將除。天愁病似少。可支枕。强起不欲更臥。喜子見其主人病間。憨跳飛舞。欣喜欲狂。天愁覩狀轉益悲歎。因命掖已。至於常坐之案。則塵埃狼籍。縈以蛛網。無復窗明几淨。天愁悵然曰。眼前光景已閱滄桑。過後思景。徒成陳迹。吾其懨懨沒世矣。乎喜子不解所謂凝立潛聽。如參禪諦。而愁跳之容忽歛。此時樓中寂無聲響。雖針墮於地。當亦可辨。已而忽聞門外車聲。轔轔自遠而近。及於鄭氏之門。而止。天愁傾聽既確。急命喜子出。眎無何。梯韵登登。童子如飛而上。

喘息以復命曰劉先生新自京師歸今行李在門人已入室喜子適見墜兒謂  
方與夫人及劉小姐面也天愁曰嘻劉先生來乎……喜子不待其主詞畢卽  
應曰墜兒與吾向不打誑語茲事確也天愁咄曰誰謂汝弗確者吾方心有所  
思爲汝所淆遂以不屬眞蠢才也喜子欲悅天愁之意遂寘其病軀於不顧慤  
然曰吾主莫亦欲見劉先生否吾當敬扶吾主以往天愁聞言果霽其怒立欲  
往晤友芝然甫一離坐頭汗涔涔頓欲眩仆支柱有頃乃扶喜子之肩趨趨欹  
側及於樓下樓下寒風凜冽砭及天愁之面毛髮洒淅森森欲豎天愁握拳齷  
齒力自禁忍不以憎寒却步自樓上以達角門自角門以達鄭氏內室僅越數  
重院落天愁眎之直不啻長途迢遞嘗跋涉之艱難也爲時可一旬鐘乃達劉  
室室中及芝面內而坐劉及玳娥涕洟被面猶有嗚咽餘聲足以縈人耳鼓一  
見天愁則皆含愁歛淚相眎無語劉爲痛惜之聲曰天愁汝何一病至此嗟乎  
吾以煩憂未獲眎汝豈圖瘞瘠若斯耶言時似有無量之語哽塞喉中不獲傾

哇而已。收之清淚，則又以此一重感觸，浪浪傾瀉，不可抑制。

## 第三十二章

友芝掩淚謂其姊曰：事既如此，雖傾西江之水，以爲淚亦不足以生死而肉骨。顧死者已矣，而生者猶存。姊旣憐天愁之病軀，則凡百傷感亦宜念。此少年施其節制，姊獨不觀彼？雖強步精神迥異常人乎？劉聞言果自禁忍，收涕相對。然無聊之面目，愈益慘淡。友芝後詢紅娟遺書，曾否爲天愁所見？玳娥曰：是書本不欲致姊丈，顧無心中乃竟遺諸地。上適爲姊丈所得，以成病媒。言至此，頓憶書中所語，似不宜吐。此媒字，則紛紅霞暈不期而上，兩頰友芝故述它語以紛。劉及天愁之思想三數語，後不覺又述及此事之關係，而阿媚與岳母大類讀羊公碑，碣琅琅涕下沾襟也。是日天愁以病未愈，弗耐久坐，談有頃，卽歸寢。然已得悉紅娟之喪，與其父之靈，輒同至以此歲之中。弗利下葬，故咸暫寄頓於城外僧寺，貲爲殯宮。天愁聞此，確耗恒欲撫棺一慟，以抒最後之哀情，乃憔悴。

支離此願卒未能償。劉既痛其女之天則於女之遺志不忍稍忤。果令玳娥母已而憇天愁爲膠絃之續。天愁謝曰：吾果當享艷妻之樂。則夫人之女公子不應天殤。今若此則書生之福命可知。何敢更累他人乎。劉固強之則以俟紅娟葬事既畢。對劉亦無如何也。未幾春陽潛轉。天愁漸能杖而外出。而紅娟之窀穸亦於是時得吉壤。將以黃土青山爲其歸宿。天愁聞卜葬有期。意態轉極沈靜。迥異疇昔之悲苦。

劉因愛女及婿。覩其神情有異。則命玳娥時與周旋。窺其舉動。玳體劉意不復引嫌。而吾前書所述驚夢之情事。卽於此時發見。玳娥習知天愁痴態。雖顏素顏然。初不以爲侮。迨其寤後。亦弗舉以相告。無何紅娟舉柩之期已至。青楓黑月。將長侍乃父之邱隴。天愁先期縗素臨奠。其它弔客。則爲友芝衰薄之宗。無望素車白馬也。此時春將及暮。花飛草長。儼贈人以買愁之券。恣其自取而斷腸風景之中。復益之以歸墟雙槨。試一閉目凝想。有淚當亦滂沱矣。天愁當喪。

桶之將舉。忽奔赴其樓上。取紅娟之詩巾。及己肖影。按諸懷袖。甫下而劉及玳娥之哭聲已起。蓋茫茫泉路亦在人間。此姑姪之哀鳴。實爲逝者奏其陽關之唱也。天愁既入。劉即告以友芝已在城外。吾儕一至。卽將往鄉。悲哉汝岳汝妻。自今日後不復能見。綠楊城郭矣。劉言後。掩泣登輿。不更俟。天愁之酬。畚天愁。悽愴無色。際劉及玳娥皆去。亦以輿行。輿中窺見市塵狀況。雖當春末。儼若深秋。實則東風扇和。春聲四起。以人心忉怛。遂覺景物都非也。旣而輿停入寺。復以送葬而出。忽忽臨途。都如夢寐。卽聞劉氏姑姪哭聲。欲溫舊癖。以相唱和。喉梗亦弗能出。默念昔人所謂消魂者。向嘗不知其解。今其是矣。前行弗知。閱幾何時。驟聞役夫發爲獰怖之聲。謂已至於葬地。天愁驚若夢覺。下輿兀立。頓覺四顧茫茫。不知所可。旣而佳城開啓。國華之棺先下。以次及於紅娟。天愁心脉大震。似欲躍出於口。引吭長號。熱血噴注諸人。驚而駭目。第見驚鴉亂飛。曉日無色。悲風蕭蕭。撼動林樹。作青山之哭聲。而此百無聊賴之少年。已隨地下荆。

花化作頻伽飛去矣

四十年後客有過維楊信步郊外見高墳巍然中鑒石碑題曰嗚呼常君紅姊之墓而常君紅姊四字雙行並列字跡娟秀不類鬢眉手筆正徘徊間陡聞鐘聲一下尋聲所自則墓旁一小菴也額爲墓樹遮翳天復昏晚心亟欲歸不能詳審何字髮鬚爲止水菴後問土人羣稱住修此中者爲一年六十許之女冠云

靈鵲夢終

靈  
鵲  
夢

九八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初版

小袁情（靈鵲夢）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二角五分

錢塘蔣景誠

進步書局

甘肅

文上明海書

棋盤

文上明海書

棋盤

中華明海書

棋盤

局場

長春

天津保定山西

奉天

中華書局

武昌

長沙

北京

福州

常德

天津

廣州

開封

西安

汕頭

南昌

成都

濟南

南京

重慶

杭州

石家庄

分售處



編發印發

輯行刷行

者所者所

進步書局

中華明海書局

中華明海書局

中華明海書局

哀情小說

# 千 古 恨

此爲滬上近事一大家女素守閨訓所嫁非人憤鬱不樂死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足爲女界棒喝

哀情小說

## 碧玉

### 血

### 巾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此爲法國革命時逸事一奇男一烈女以巾始以巾終經過多少困難處處有一隱紅生防護其結果仍至一生一死彩雲易散情敵難摧從女口中一一說出一氣呵成悲歡都入妙境

上海文明書局

偵探小說

## 黃金舌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此敘黨人忌一侯爵所行政策因以金質化學毒品使之口瘡失其知覺又慮著名醫生能治其疾復蠱醫士致成種種疑獄嗣經偵探得實黨首卒罹重典醫士亦得生還竟體命意遣詞離奇變幻令人拍案叫絕

商務小說

## 湖海飄零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此書於商界道德煞有關係店主厚待夥友夥友報答店主均屬竭誠盡致而其中孝子義僕烈婦貞妻各行其心之所安靡不始因終亨通體以白話出之能使人人都解

各

省

中華書局

代售

上海文

# 破天荒之小說雜誌

天笑主人



出版

本雜誌請天笑先生主任每季出一集文筆雅潔各體俱備公餘消遣洵爲無上妙品茲將本書之特色列下

一材料豐富興味醞郁顏曰大觀名稱其實二每集三十萬言無論長篇短篇均首尾完全之作

三各種插圖務極新奇名貴爲各雜誌所未有四每集短篇必在十篇以上長篇必在三篇以上五雜記隨筆新劇院本種種名稿無不完備

全年四冊三

定價洋一元

三百頁左右

季出一冊約

元六角郵費  
每冊七分半

各中華書局代售